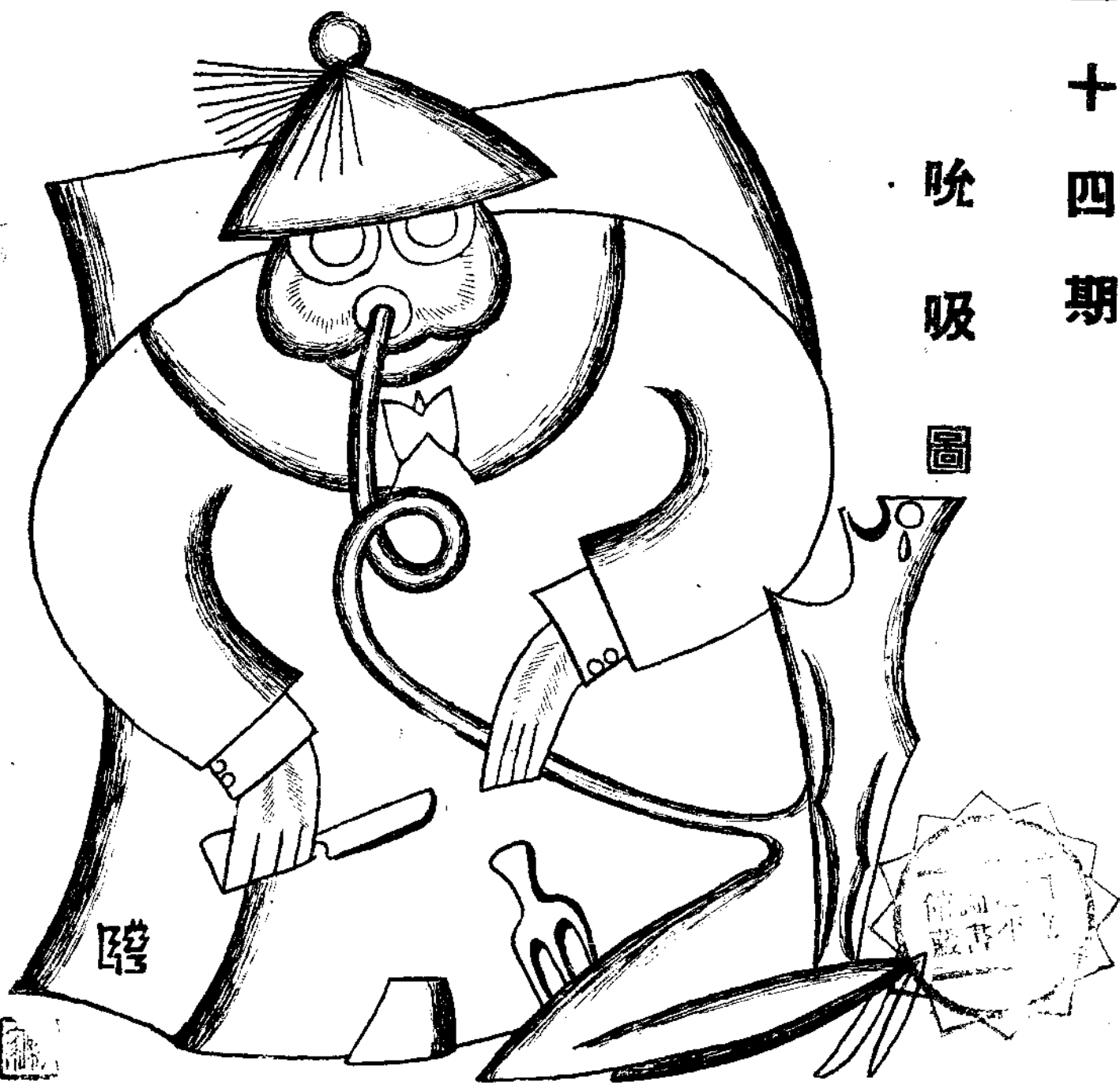


第十期

券立號掛准·特政郵華中

二十三年七月十日發行
三十四期

吮吸圖



DECAMERON

NO. 34
角一洋大份每

我們的廣告

十日談為最有趣味之讀物，沒有偽君子的矜持，沒有高等華人的作態，但並不流於低級趣味，也不墮入流氓階級，不過激也不赤化所以無危險，不趨奉也不結交權貴，所以不卑俗。真純的坦白的，而是很充滿青春之朝氣的，是人的好朋友。

以上是我們刊出過的廣告，雖然是廣告，但要達到這個目標。

本刊內容大要

短評 由本刊記者作，不署著者姓名。對社會現象，發表一己之管見。

時論 與短評性質略同，惟篇幅較長，每篇以千字左右為宜，即時事評論二字之略。

專篇 關於一切科學藝術之較專門之論著，但須具通俗性而富有興味者。

海外奇談 外國的有趣味新聞，足以引人入勝，促人猛醒或表現時代潮流者。

國內通訊 這是對於海外奇談而言，不必一定要珍聞奇事，但須有新聞價值者為佳。

農村素描 農村經濟破產，農業社會崩潰之際，有許多悲劇喜劇，使吾人自覺責任之重大，本刊特別留心徵集刊載。

文壇畫虎錄 載文人之遺聞佚事嘉言懿行，詳該欄歡迎投稿簡明。

學校生活什景 本刊讀者中，學生亦占多數，而學校生活為人生中最歡樂之時代，應有足為一般人興奮者在。

地方遊記 各地方遊歷之印象，關於人情風俗之描寫，足增加吾人識見，激發愛國愛鄉之念，為益良多。

娛樂與遊藝 如電影場跳舞場之觀光，亦以窺見人生之另一側面，不必嫉惡如仇也。

報告文學 關於一切以事實為中心的記述，均屬於此。如某個人的自白之類，亦可列入此欄，而地方通訊，或國內通訊，如具有良好之價值，可亦視為報告文學。

偵探小說 現載王家械先生譯樊達因氏原作之陸氏血案，為美國有最名偵探傑作。

今文觀止 此欄係本期新設，凡新聞雜誌所見有益世道人心之作，亟加轉錄。

雜錄 一切什里什葛不登大雅之堂之文學，本刊也很歡迎，無其他項目可屬者，即入此欄。

吸煙室 此欄將於下期開始，專載海濤途說，一切捕風捉影之事，每則百字左右，正係在吸煙室之閒談。

漫畫 本刊早就注重，除轉載名作安得生外，有譯生長期給十日漫畫，各家奇稿亦甚多。

讀者通訊 此欄前未有，但如有好的通訊，便當刊載。

廣告 我們想徵求若干廣告來補助開支，價目見封底，希望有人能幫助我們，將廣告賜給我們。

十日談

抗日工作

那個多兇暴可惡的暴日，無限制地殺人，給吾人絕大的威嚇，流行瘟疫。造成旱荒，真是非得打倒他的暴威不可。我們要抗日，要實際的從事抗日工作，不是空言宣傳而要腳踏實地做去。夏日可畏，雖可畏不必怕他，我們一齊起來打倒他的帝國主義的無限制的侵掠！

我因為去年夏天也熱，院中張了蘆葦的簾子，以資長期抵抗之用。這一張蘆簾，冬天也沒取下來收起，以至長時在空中受日晒夜露以及風雨冰雪的侵掠，是很受損傷了。今年天又特別熱起來，日光更加可畏，放下那捲着的簾子來看看，却是繩子已斷而且半當中開了一個大漏洞，這抗日工具，顯然是不能使用了。

不過抗日的工具壞了，暴日不會因此而稍殺其炎威，反而今年天氣更加酷熱了，好像他看清楚了我們的缺少抵抗能力而益加大胆侵掠起來。這時我們束手無策，他便為所欲為，以致今年的熱為六十年來所未有，創造了最高記錄。

其實我們如能加緊抗日工作，暴日沒有什麼可畏的。第一先增加我們的抵抗能力，強健我們的身體，炎暑便可不畏。第二努力防疫之後，他也無從施其毒計，第三積極抵抗，而不是空口說長期，除行水浴植樹蔭，便可不怕太陽，而打倒阿沙喜啤酒了。

我這里所說，和平溝通車是無關而絕然不同的，但我們必須抵抗那毒日。

十日談第三十四期目錄

抗日工作	記者	三五七
上海大熱	大牛	三五八
新舊之爭	何須	三五八
感謝與虛驚	眉陀	三五九
那里是光明大路	樹三	三六〇
這一次禁煙	馬克璣	三六一
自毀立場的燕大女生	阿言	三六一
婦與婦運	樹三	三六二
男人何用	靜平	三六三
中國的職員	徐秉宇	三六五
探險運動在美國	波羅	三六七
游泳在廣州	乃常	三六八
橫濱農村	其衡	三七〇
汕頭小景	胡箭	三七一
談廣州女人補	阿微	三七二
南京內市	未期	三七四
曾失鬼談話	曾高譯	三七六
今文截止		三七八
漫畫集中		插頁
記四作家	阿發	三七九
說說鄭振鐸	范堡	三八〇
憶三家	碧星	三八一
記胡氏弟兄	古月	四八三
世外桃源學生生活	漆人	三八五
學府顯形記	林武	三八五
加緊軍訓第一日記	韜廠	三八八
打分数	史濟宏	三八九
林語堂先生台核	章克標	三九〇
中國軍人治療院	眉陀	三九七
吸煙室		三九八
編輯室		四〇〇

上海大熱

大牛

上海大熱，昨天，馬路上熱倒三十個黃包車夫，西藏路的時疫醫院，三天之內，收到中暑發痧的病人八百多人，鄉村里的小河港都給晒乾了，老百姓因旱象已成，叫苦連天，勞工因如此熱法工作效率不佳，資本家大發其怒，開汽車亂兜風，撞死路旁納涼人，不計其數。

據言今年旱災，是世界的現象，由於太陽黑斑之故，太陽的黑斑，以今年為最小，因而應影到地球上的氣象，於是普天下都非大旱不可，上海米價近已漲起一元以上。天熱我們無法出碼頭避暑，却因看見了一般貧困人的狼狽，便也能退一步想，海闊天空了。不過天旱，將無飯吃的人，是否也能照樣退一步想而得到海闊天空呢？還是投水去，也可風涼一點，也可以解決食糧問題。但我不是誠心在提倡投水，汕頭九女投水一案，已被報章雜誌批駁得體無完膚了，死也不容易。

上海大熱，汽水清涼飲料銷場大佳，為數十年未有之高熱度計錄，氣象台的工作人員，也十分欣喜得一個新記錄，小菜場賣冰人大獲其利，鄙人寫文章汗流浹背，比之用體力的小工不推板什麼。誰說用腦力的人不用體力，誰便應該是涼血，不過那些高等華人應該是例外，他們會出碼頭去避暑是另外一種的存在。

天熱，出了一身大汗自會風涼，大家請試試這話靈不靈。因之在工人沒有暑假，我們也一樣。幾種流汗的人，應是同團集的。

新舊之爭

何須

記得是五年前的事了，廣東政府當局為着要免除管理地方治權者的舞弊，及統一全省的統治起見，曾把地方上的民團撤換過警衛隊，在農村裏民團是一種當地豪紳地主拿來剝削貧苦農民的武力！所以，欲解除農民的痛苦，就必先把這種剝削貧農的權力——民團撤換，廣東政府當局之所以有撤換民團而調過警衛隊之舉，其目的也是這樣的吧。

但是，事情是不如他們所想像的那樣容易，因為農村裏的封建勢力還是根深蒂固，實在農村裏的民團是封建勢力的前線軍隊。若然要撤換民團就要直接與建封勢力鬥爭，所以，事情不是簡單的。必需要經過一個長期的苦鬥！在這長期的苦鬥之中，又必需要有能克苦，真正有心替民衆謀利益的青年，因為撤換民團要具這樣的條件，所以，廣東政府當局所廢苦心，亦不見有多大的成效，現在農村裏的民團雖然已經完全撤換，但是許多的警衛隊都是成了民團的變相，解除民衆的痛苦的目的，是仍然未有達到。

在我家鎮上的情形還算好些，因為創辦警衛隊的幾個青年是真正有心替民衆謀利益的。他們到了沒有幾天就替民衆捉了許多盜賊，給當地民衆一個很好的印象，但因事情的突然而來的原故，當地的民衆實在還沒有弄得明白，所以有些民衆說他們是宣傳耶穌的教徒，對於他們是沒有很大的信仰似的。

後來他們為着要興辦學校，苦于地方經濟的困難，所以就

把當地一間遠近各方的人都認為最靈性的延祥寺毀拆了！將這

間寺院的材料拿來建築學校，當時遭受了舊日握有民團勢力的豪紳藉口反對，同時也有許多民衆同他們站在一邊來作激烈的攻擊，但是可幸者，是這幾個在地方上辦警衛隊的人在廣州是有相當的勢力的。所以，地方上的豪紳雖然拉攏民衆來作猛力的攻擊，然而也無濟于事，他們的學校結果是得到了很好的成功。而且，經過了三年來的艱苦努力，他們所得到的成績很好，但是，年來農村經濟的崩潰也給了他們一個很大的打擊！

曾有過一個時期，他們想着把地方上的封建勢力根本剷除，所以，就實行消滅神權，削滅豪紳在鄉村裏的勢力，但是此舉更加引起了豪紳及民衆的反對，有一天他們竟把兩個豪紳的首腦捉到區裏來，而且把他送到縣府監牢裏。但是，地方上的民衆是沒有辨別黑白的能力，所以，永遠都站在反對的地位。不過，因為他們對於地方上的治安是很賣力，從前因為民團常常勾結盜賊的原故，地方上的盜賊不論日夜橫行無忌，但是自從他們辦了警衛隊之後，地方上的搶劫的事是減少了！這是由事實所給予當地民衆對於他們的信仰。

十 日 談
大概是因為他們最初所用的方法不好的原故吧，他們與地方上的民衆仍然是十分隔膜！比方他們撲滅神權的事吧，這是給地方上的民衆一個最深刻的，不好的影響。我們在農村裏做事，農民自身的要求，有時是必需保留的，因為若發展農村的事業，必先要得到農民的信仰，想着得到農民的信仰就要理會到農民自身生活的種種要求。他們之所以沒有得到大多

的特

效，原因就是在此。
前天接得一個朋友的來信，他說及我家鎮上新舊勢力的爭鬥是很利害！所以創辦警衛隊的幾個青年，受了當地豪紳的無故的陷害，于前幾天被捕去了！而且，地方上的舊勢力又因此而洶湧起來！觀察目前的情勢，舊勢還有復活的趨勢！不過，他們幾年來所下的教育的苦工，現在在鄉村裏都有了相當的勢力！而且，他們幾年來對於地方上的種種設施，的確使一部分民衆對於他們有了相當的信仰！誰是誰非哩；明眼人當然是明白了。

事實是很明顯的昭示于我們的眼前，中國目前會陷于這樣百孔千瘡的境地，不外是外有列強帝國主義的壓迫，內受封建殘餘的剝削破壞而已。所以，我們欲挽救中國民族當前的危機，發展中國的民族工業，非把上述的兩種阻力剷除不可。目前中國的民衆對於這兩種阻力的鬥爭已有了相當的發展。

道謝與虛驚

眉陀

藏本尋獲了，日本向我政府道謝。這道謝的盛意，全領受謝呢？還是壁還呢？我可不知道。雖然政府要拿出懸賞的一萬塊給那團丁，但總算做了一件勳功偉績的大事，最少，也算結束了一場虛驚。

然而這究竟好像實彈練習一樣，再來一套恐嚇的玩兒呢，還是一件未遂的中村事件呢？固然拿一個外交的首都駐吏，來做一回恐嚇人家的玩兒，未免大材小用，想來有點奇怪。

說到想再來一個第二次的中村事件，則更了不得，中村是一個奸細，中村是一個洩犯，而藏本是駐首都的外交人員，竟在堂皇的首都下失蹤，比起中村事件，影響於國際關係，更有過之，而且日本的軍艦，已開到南京，云是協同搜索（這點想應向他們道謝的吧！）形勢更形險惡了，雖畢竟尋獲，而且以外交官發神經的滑稽劇了之，說是未遂的中村事件，總比較用一個發神經病的外交官來得可信吧！

會任用一個發神經病的外交官，已總不能辭其咎了。就算他真的發神經病，幸而神經還未有完全病却，雖想自殺，而未自殺，萬一自殺了，更有那一位醫師，能來證明他生前是有神經病？這樣首都下的外交官被殺案，不是比失蹤案更麻煩得多了嗎？而且確曾謠傳着藏本已遇害的消息。

縱使藏本實屬有着神經病，他也應找醫生證明他的病狀與病因，和他在失蹤前實在有着神經病的證據，昭示給我們看，以為一幕滑稽劇較莊重的收場，否則這幕滑稽劇的下場，太滑稽而且不滑稽了。

雖然承他們道謝，然而受寵之際，正是受驚之餘，一場虛（？）嚇，總容許我們有以上的要求吧！

那裏是『光明大路』

樹三

現代青年：每因戀愛以至職業的問題，無法解決，便往往自走上投水，上吊，服毒等等的自殺之路。聖人云：『食，色，性也』，真是誰也不能否認這句話無道理吧。

昨天（六月九日），在下關二馬路的通商旅館內，又有一個湖北青年董漢臣，服毒自殺，幸而得救。據說他現年廿七歲，曾充東北抗日義勇軍第三路第二梯隊秘書之職。現因賦閒日久，特于前二日由平抵京訪友，圖謀工作，却不料忽忍出此短見。再看他的遺書，只有如下的寥寥數語說：『現我看破了世情，免受萬惡社會之壓迫，走我的光明大路去吧！餘無別情。漢絕筆。六月八日。』觀此，我想至少在他的朋友們看了，不知當作何感想！

如此『世情』，他或者已『看破』，而不願以其青年的純潔，真摯和熱烈的心，忍受着那壓迫以至于妥協或同化。但由他所選擇的這條路，是否真是『光明大路』？

老實說，我也曾經在過這條路上徘徊了好久，但我終無此『勇氣』，所以會活到如今。同時，也或許因蠻的一篇自殺論，寄到東京給我讀，受了一點兒感化。現在也還有人這樣說：『那些自殺的弱者，也太愚蠢了，太不奮鬥了，他們既有自殺的決心與勇氣，何不將這一股兒勁，移到辦別的事業上用呢？何不努力圖存呢？雖然暫時也許苦一點，但將來的光明不就是在前面麼？』是的，我們再一看本刊前期所載的那一篇女詩人盧葆華訪問記，所謂『她自己與死掙扎』的情形，又豈能無動于中！

不過，話雖是這樣的說，但到肚子餓時，就連一步都不饒人的，則人們又是否徒把袴腰帶勒緊，就可以『辦別的事業』而『努力圖存』呢？關於這點，我覺始終沒有人道出，因而那

自殺的慘劇也還不斷的演着。那末本刊的編者先生，可否能有一個簡明的指示，或公開讓大家都來討論，以加惠于正有許多許多的還在找着「光明大路」的人呢？

二三，六，一〇，于南京。

這一次禁煙

馬克珊

禁煙，禁煙，鬧了那末悠長的年頭，有什麼好成績做給人家瞧？

最近，江蘇禁煙四年計劃，於六月一日禁煙委員會成立後實行。至於四年以內是否禁絕，那是另一事。

這一次禁煙，據說當局苦心孤詣，具有偉大決心，不達目的不止。雖然禁煙的口號仍是那一套——寓禁於征；雖然實際上仍是禁者自禁，征者自征，禁與征的中間劃出一條「互不侵犯」的鴻溝。

四年計劃實行以後，烟民領照吸煙是實在的，土膏店每縣設二家至十家是實在的，每年增加收入二百萬至五百萬是實在的，省禁煙委員會每月支辦公費七千元，安排失業人員三十人至三百人是實在的；六月以前吸煙是私的，犯罪的；六月以後吸煙是官的，堂皇的；此外，法院不受理煙案也是實實在在的事。

至於年限，這是不成問題！四年也好，四月也好，四年禁而不絕，何妨再來四年？八年不絕，風雨順延。只要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天不坍，地不陷，總有一天臻「絕而不禁」之境

，讓她自生自滅！

我們對無論什麼事可以認真，惟有對「政府禁煙」這回事不能看的太重。

據省禁煙會負責人談談這次禁煙除訂有限期戒煙等嚴厲條例外，惟一注重宣傳，務使烟民人人了解吸煙之害。然而與煙民談吸煙之害，何異對牛彈琴？林則徐禁煙是積極的，抓到烟民便斫，斫死了幾千幾萬，吸者還是自吸。甚至因為家裏不能吸，把烟具帶到野外的墳墓邊，掘一個地窖，找一顆骷髏當枕頭而吸。弄得林則徐束手無策，無徹底辦法。（上述係童年時代聽到的故事，雖承荒誕不經之談，但吸煙者的不要性命只要吸煙的那種執迷不悟的心理，已刻劃無遺。）積極的禁法且如此，消極的禁法而希望在宣傳上獲得任何效力，無論如何是不可能。

禁煙，禁煙，還不是那末一回事。

自毀立場的燕大女生

阿言

如果我們不是健忘，一定還能想起五月裏北平市長袁良的遊園大會和那次引起的糾紛。這幕喜劇的要角是燕京大學的女生，她們理直氣壯的拒絕了招待外賓的要求，同時義正詞嚴的質問袁良，輿論界對她們一致表同情。

但是，事情僅僅過了一個多月，她們却自動把這莊嚴的立場毀棄了。六月九日北平晨報上有大號標題：「燕大女生舞蹈，表演細膩入微。」那標題下面是「幕幕場場翻花樣，燈光隱約

看美人。」單看了這樣的標題，已能使人領悟其中精彩，內中生動的描寫是無需拜讀了。

我們非常可惜她們行動的矛盾，老實說，「舞蹈表演」和「遊園大會」同樣是商女後庭的表演；如果燕大女生把責問袁良的話自己對照一下，那麼她們也許會失笑起來，因為實在是太自相矛盾了啊。

記得她們在責問袁良啓事內這樣說：「本校同學，以素主抗日未便貽人口實，又值國難嚴重國恥將屆之時，斷無如貴市長之閉情逸致，嬉遊春園。」其實國難嚴重時，「嬉遊春園」固然不可，但是「燈光隱約看美人」似乎嫌早；那啓事後面更有責問「交際班」的事，但是「舞蹈班」與「交際班」名雖異而實則同，她們將何以自解？

我們希望：「國難嚴重」不要僅僅是一塊招牌，借着掩護自己攻擊別人，自身的檢點是更重要的，否則還是可以「貽人口實」的。

「她」與婦運

樹三

刻閱最近一期的婦女共鳴，月刊（三卷，五期，在南京出版），及翻至十七頁時看到該社編輯部的一則啓事，這真使我覺得有點手癢。現在且看看其啓事如左：

「啓者：中國自胡適之、劉半農等提倡話文以來，將第三身的代名詞「他」字分爲三個字，「他」，「牠」，「牠」是。而之以代「男」，「女」，「物」。本刊同人，以人字旁代男子，女字旁代

女子牛字旁代物件，含有侮辱女子非人之意；所以拒絕用「她」字，而以「伊」字代之。務請投稿諸君注意為荷！」

觀其用意，自不外為模倣英國選舉法中的 Man 一字，曾于一八六七年五月，由于有名的婦女之服從（The subjection of woman）的著者穆勒（J.S.Mill）氏，一度主張改為 Person 一字是同樣的意思。換了話說，就是在他認為男女既然都是「人」，都應該有同等的選擇權與被選舉權，就不當于選舉注裏面，還以 Man 與 Woman 對立，而當改為 Person 以代稱男女兩方面，顯見男女同樣的是「人」。但在英文中有與此相類的第三身的代名詞，即 he she 與 it 三字，至今也並沒有從字典中曾抹去區別呢。

若說以女字旁的「她」字代女子，就「含有侮辱女子非人之意」在，我認為這還說不上是「吹毛求疵」，簡直是「捨本逐末」；倘我們就略一展望今日婦女運動的實際情形說。不過我既不是胡、劉二氏的朋友，也不是他們的高足或心腹，則于他們首創這個「她」字之時的動機，是否為把女子不當「人」看待，固不得而知。惟由此再擴想到造字聖人的倉頡，竟于一部字典中的女部「下」，造出許多不利于女子的字，約如：奸（姦），姘，嫖，狡，嫁，嫖，嬉，妖，嫖，嫖，媚，嬖，嫌，妄，媿，奴，姪（姪），嫉，榆，嬲，嬲……等字，雖都不是女性所專有，但偏偏都要用女字旁，豈不過于「侮辱女子」嗎？所以說，如今若僅僅就更改了一個「她」字，似還不足以雪女子從來所蒙的奇恥大辱于萬一。

本來在紙上談話，如果不把向來男女通用的「他」字弄出點區別，確乎有時會叫讀者覺得迷惑的。但以「伊」字來代男女任何一方面，以示其區別，到底又會覺得「文縷縷」的而不能全適合白話的體裁。又在女子既以禮讓為懷，而不爭原來的「他」，復為要爭「人格」而以「伊」代「他」，其結果則將見「伊」對「他」能發生怎樣的效力，這姑置不論。但在那些女性尊重者（？），倘以為女子既然「也」是「人」，則為討于女子起見，遂爽快的把此「他」字讓女子獨占，而主張由男子去找「伊」字來替代，不將更要弄得「莫明其土地堂」嗎？如此推想，則我以為在「伊」字之外還有個「彼」字，也是第三人身的代名詞，自然也可用。而且，按「彼」字的偏旁是「雙人」，這要依據男女自身都是半個人的意味說，「他」和「她」字儘可以全廢，只用這個「彼」字給男女共用，豈不更能顯出男女間的合作與互助的精神麼？不過這既然也不免「文縷縷」之嫌，且也不能顯示文內男女的性別，所以我也就不必亂作主張和提議。

現在再回來一言婦女共鳴的本身，這在沒有其他再好的婦女刊物出現前，我當然對它也表以相當敬意的。惟予今再試閱其內容，殆可說其編輯的旨趣，始終沒有跳出女官員和貴婦人是怎樣做法的圈套。雖其有時要為應時的點綴，也曾登載幾篇只說女子寧可餓死而不可以賣淫的文章。

這種刊物，倘是出于基督教徒手，固然是得體；或為十年前的婦女參政同盟所主辦，也無話可說。惟今既不是那個時代，而其自己又說是「研究婦女問題」，其行動則更與婦女解放

運動的婦女會有關，然則婦女問題以至婦女運動的範疇，就只是這樣的狹隘嗎？而婦女共鳴所負指導婦運的使命，就只在於極少數人的要做女委員，女職員，及賢妻良母如何做，丫頭老媽怎麼使，像這樣的簡單嗎？再說「共鳴」，這畢竟對誰共鳴？又要號召誰共鳴？我們只可憐那占着全體婦女十分之八九的無智無識的窮苦女子，依然長年月的在那裏忍窮受苦着，而無人過問——尤其是為那些塗上「官僚」與「摩登」的兩重色彩的智識階級的小姐們和太太們，所惡嫌，所迴避，所不屑理睬。由此我們再就整個的婦女運動的立場上看來，不能不說像前舉的關於「她」字的一則啓事，實為婦女共鳴指導下的婦運趨于「捨本逐末」一途的表徵。

然而「捨本逐末」這句話，殆為中國民族所有的通病，又怎麼好偏責于女子。所謂「急其所不急而不急其所急」，既為各機關裏難免的現象，又何尚不可以說是此例之一呢？特別的是日本謀我，不遺餘力，而我們的朝野間猶優哉遊哉，仍舊的在高唱着什麼娛樂救國，吟經救國，戀愛救國，跳舞救國，獎券救國，文言救國等，這不也可以說是人間何世！

（二三，六，一〇，于薄暮時分。）

男人何用？

靜平

中飯後，四肢疲乏難過，想晝寢。一爬上牀，却又睡不着。正想尋點引人入夢的書讀，恰巧十日談即送到。不禁大喜！擁枕看書，易睡像在女人的懷裏。但是，翻開本子，見何

須君「女人無用論」這題目，却登時使我睡得不舒服了。我與奮的按這篇文章讀下去了。

讀完這篇文章，引起我一點反面的感想。何須君白眼女人，藉愛因斯坦相對論以避世人的誤會，自免負「侮辱女性」這個罪名，且免惹娘兒們到十日談編輯室提抗議，面面安全，甚稱得體！可是，至少必有人說何須君有些看娘兒不起。

何須君說：自五四後，婦女運動垂十五年，成績却除社會上加有百貨公司女店員，茶樓酒館女招待，學校中男女同學，以及做有錢人的姨太太外，女人便無用了。但依我看女人的用處正多，反感到男人的無用啦。理由請看下文。

三國時代，王允弄半生法寶，晝夜悶想，終倒不得董卓呂布，然而，貂蟬一出，則董卓呂布便雙雙而亡，這可以看到貂蟬比王允利害，本領多大！在國家大事上，古時女人的有用，引不得許多；祇就近年看吧：九一八一二八之役，男人流汗揮淚，荷槍上戰場跟敵人拚命，結果東三省淪亡，「滿州國」開張，只好「以禮讓之」，對面捧香檳之杯笑訂協約，躲過口去說「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以為不能戰勝敵人，是內部太差；應該先來整理內政外交，剿匪「安民」，然後纔跟敵人問長短。但是，國家之弱，都在乎窮，中國百業不振，財氣乏旺，事實上難跟外人理論的。所以，國人有鑒於此，便大家都捲起袖兒來提倡國貨。先看中女人有用，說一個「婦女國貨年」，好讓娘兒們從旗袍和脂粉上做工夫，努力奮志，使中國經濟健康。就着，在今年婦女國貨期內，幾月間，洋貨入超的統計，只

脂粉這一部份，娘兒們已花去一百餘萬元，其他就可想而知！如果，娘兒們個個都肯把錢在國貨上化，敢說五年之內，中國定可列入世界富強國。這樣一來，難道能說女人無用嗎？

幾千年來，男人辛苦一界又一世，天下事業在手裏，造長做短，又何嘗弄出好成績？就個人論，譬如你做一輩子「讀書人」，賣弄筆墨，著幾部專書，哼幾句幽默小品，雖然把宇宙蒼蠅都論到，可是至今，也不過僅供為武人寫寫佈告而已！再看國家大事上，更可證明其笨伯；以往的事可不算，現在，剿匪沒有成功，恢復失地無結果，農村破產無辦法等等，自己不知道無用，早好愧死，反且責難到娘兒的身上，這也是太不知己知彼了！所以，提倡幽默兼小品大師的林語堂先生，覺悟得多早，曾做過「下野」文章，願意退出公事室會議席，站在一旁去提拔蒼蠅，好讓娘兒們進去「幹一下」，已是他自知男人的無用，而引咎辭，把天下大事交代清楚，也是很理由的。於是，我想如果普天下男人肯一致自暴自棄，灰心喪志，而看得女人本事，然則天下早就不像這樣兒胡塗了！

大想小想，壓根兒想不出男人的用處。有人說，女人只好穿旗袍，塗脂粉，當個花瓶或玩具兒看樣；然而我說，在這摩登的世界裏，女人的本領正大，而男人只能當女人一個「錢袋兒」看。不然，男人有啥用？

末了，附帶重要聲明：本文就事論事，非「擁護女性」，亦非「侮辱男性」，各界深明愛因斯坦相對論，莫引為誤會可也。

六月廿一日於而已齋。

中國的職員

徐系宇

爲了這畸形的矛盾的社會，才會形成這不可形容的事情。

假使老劉今年得了勢，混到了較高的一官半職，當他在自己的飯碗尚不知有否着落的以前，早有了人跑來說情，甚麼五親六戚都圍着了求他幫幫忙，設設法。

某日老劉的飯碗到了手，宣告就職的時候，他下面的大隊人馬，都是有名堂的。

大隊人馬——職員——差不多都是他的有關係者。於是不想而知，他們定是狐假虎威，像煞有介事的——當然囉，那個不想在別人的前面擺擺架子呢？

——這也不可怪的，人生固有此性，惟有咒了我們這創造萬物的主——上帝——了！

他們因了各有後盾，便無所顧忌，目無顧客，猶如身居天堂，大有神聖不可侵犯之勢。

由是，受窘者便是顧客，受辱者更是顧客，處於這類如啞口吃黃連者，無一處不碰壁，受辱——至於一般公子少爺們，當然有他們的神氣，職員們諒不會得罪了他們，或許不敢得罪他們吧！

「……有嗎？」

「有的！」

「拿出來看看！」

職員便拿了看這位顧客的外表的身份所相稱的貨品出來

——這當然是他們的經驗。

「比較好點的有嗎？」

職員便拿了較好一點的給他。

「再好點有嗎？」

「要……塊錢哩！」

「……」

像這一件事，我們窮漢子，是時常遇得到的，毫沒有希罕。

你踏到店門，便能在你眼廉上印着几副死樣活氣的陰沉沉的臉，幾只有光無光的眼烏深深地刺進了你整個的身子，你向他交易他好似十二分的不願意。假使不是看慣了的人，說不定回去是會生場嚇破膽兒的病。

這！決不是我在毀謗着他們，實在的，在你烟後酒酣的無聊談話之中，必能不期然的從各人口中吐漏了出來的。

回首想想，你一生踏進的店門，所遇着的職員，我以為對你含着笑容的，不見得會沒有，可是，無疑的，是鳳毛麟角而已。

不說起到還得過去，如今提及了，不禁使我不自主的浮上了不多天以前的一樁氣煞人的不幸的事——我以為這可算是不幸。

我踏着武步，灣進了南京路，道經某南貨號，便想着帶幾角錢臘腸回家下下酒，這時，我穿着一件藍布長衫——這，須得注意——手裏拿着剛從中華書局買了的雜誌。

我跑進去，店員們都在互相談笑。一個都不睬我，我跑了上去。「四角錢臘腸！」我向一個夥友說，並用手推推他，意思是招呼他不要談了。

他和我交易好了，我一看，只用着一張紙圍着腸的四周，兩端裸了，我想，如此樣子，豈不有損雅觀，便躊躇片刻，鼓着勇氣向這店員要求：

「能否給我一張紙包包？」

「沒有！」顯然的他在討厭我。

「這樣阿要難看！」我爲着欲完成了我的要求，肯定的冀望着。

「沒這規矩的，這東西向來不包的。」

「那末，我拿兩個銅子買你一張吧！」隨手的從袋裏拿出兩個銅子。

他便從櫃裏抽了一張紙，向我那裏一扔，表示萬分的不願意。

「喂！朋友：你不要這樣。我是給你錢的，你爲甚麼要扔給我？我不是討飯的！」我恨極了！這樣的責問他。

「去！去！」他無以對，毫不顧情地竟下了驅逐令。

我爲了免得當衆顯醜，只好吞下了這兩個字，氣憤地離開了。

據上面的事實分析：一方面可以知道我是個穿藍布衣的，一方面因了我搗擾了他們的談話？一方面認爲我是個曲細，外行。

可歎者！在世上的顧客，不都是不穿藍布衣的，也不會這樣知趣識相，更不能行行精明，件件不是門外漢的啊！

這是沒有虛偽的語在下面，是我親眼所見，或者大家所目睹耳聞之中，也會有同樣的事情發生，未許沒有的事：

某女公子入某商店，店員立即上前供候，討好的笑臉自然的露出。女公子選揀良久，無一中意，返身便走。該店員視乎毫無怨竟，反覺得……

不一會，一個穿學生裝的學子來了，經該學子催促數次，纔來……

咳！我自憤生前何不投爲女胎，享受這無形的便宜——不能這樣說！這！不是打倒重男輕女的第○步手續嗎？

我又想起，跑到銀行裏，無論你是存錢或提錢，那十足莊嚴的職員的一張十足莊嚴的面孔？的確夠人讚美？

那塊號記的銅牌，是從來沒有看見好好遞給你的，高高地從柵裏投在櫃上，所成的聲音怪好聽而雄壯哩！這恐怕是表示他們的應有的舉動吧？誠然的，這是銀行的職員，足道他們是個富有資格的熟手的人才。

據留學日本者談，日本國內完全相反，或者在上海的日本商店，也能發見。讀者們有暇不妨親身去觀光。

其他公共機關以及……無不如此，一切情形，有目共睹，有耳共聞吧！

我茫然——中國之職員何以如是！習俗歟？環境歟？

裸體運動在美國

波羅

目下主張裸體主義的，大概有三個出發點，第一是健康上的理由，第二是宗教上的，第三是感覺上的那便帶有些性感。裸體主義的問題，是以由第二來的，最不容易解決，以健康為目的都很謹慎，有性慾關係的，也多與外界隔絕，不出來宣傳，所以引起問題的，大都帶有宗教色彩。

我們有下記的一條新聞，是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四的記載：

加利福尼亞州愛爾希諾湖西南約七里許，有在山谷中發現近日流行的裸體村。該村的房屋，是當世界運動會在洛杉磯開會時所使用的宿舍，照原式搬到這地方來的。這村中此次舉行裸體的結婚儀式，新郎是汽車夫哥德曼，新娘是烏威絲小姐，行儀式的牧師叫阿爾文。這三人全是裸體可不必說，即是做待從以及參加儀式的賓客，全都一絲不掛。新郎由牧師領着在村上的途中走，牧師口喊請大家來參加儀式，於各家中都走出裸人來跟了行進，這一大羣的男女，一同到行儀式的地點。那是在低地的一個井傍，秋陽炎炎的野地裏，高伸雙手向太陽的新郎，由僕相汲井水淋其頭。新郎也取水澆牧師。這時新娘的輕紗也從她身上剝下來而成全裸，由裸着的女僕相引到井旁，與新郎並立。牧師立在中央，高舉一手說出吾們現在在神前行這結婚的儀式。新郎新婦像平常的婚禮一樣接吻之後，便相攜而走進向陽的靜靜樹林之中去了。

這一種結婚式，信奉的人以為是像自然而合理，因衣服是後天的而阻止人天的交通，故必須去衣裸體，才為神聖。加州的法律沒有禁止裸體結婚的明文，所以也無法取締，後來關於這牧師司儀的資格，是否可以裸體，又成問題，但未有結果。這是最近很顯著一例，也可知裸體運動這幾時在美國的趨向。

關於裸體主義的研究，哥干脫大學心理學教授賴德博士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日發行的美國週報上說，五年前美國某體育場有八男子與三女子裸體而遊戲，是其創始，其後二年，此中有幾人被官憲所拘引，以後此種運動，改移到荒僻之處，在幕帳生活中行之。現在信從此主義的人，在新英格蘭，紐西亞，紐約，米西干，印地等諸州，約有二百村，人數有十三萬以上，倘使照目下的勢力發展起來，一定可以達他們所說說的，在一九三五年可以有同志百萬人。同博士又從另一方面，調查以受紫外線為主的康健主義而行裸體不穿衣服者，在一九三三年來，約在美國約有二百個部落，除前記各州之外，散佈在福洛立達及加利福尼亞諸州。

還有這樣的新聞，是在加利福尼亞發現的事件。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加州加諾拉電：四海兄弟基督教會會員男七人女十七人精赤條條走上大街遊行，警察接到報告之後，即派汽車追蹤捕獲，即暫時收禁，裁判審理的結果，處一月以上至二年的徒刑。

同日生的可電：南加州遊息地林融海岸，忽來金髮女郎七名，全裸體身騎腳踏車在海岸大道馳驅，為警察所見，即加拘

捕。但警察缺少勇氣，先拿了七條毛毯，將七裸女裹好，才同到署中。

這二電報中，前者是有宗教的性質而後者不過是出風頭的勇敢女子罷了。還有夏威夷的新聞電報中有這樣的一條：

太平洋的樂園亞夫島卡羅公園附近加納岸上，有土人四戶，住着，晝仰白日，海風青朗，夜則椰葉星光，殆近仙境，自去年以來，此土人全不穿衣而營裸體生活，為新聞所發表，被官廳檢舉，全部收監。

由此也可以看到美國的裸體主義者是怎樣活動着了。

我們前幾時曾聽到上海已有人創設裸體會，是由香港分來的，據說會址在虹口某地，後來查知不確，本來我們中國禮義之邦，決不會有此蠻風的，去年廣州已由當局禁止此種風說之發生；今年上海也有正人君子請工部局防止，好像這比日本兵在大街上隨意毆人還可怕的，真正豈有此理。我到希望有裸運發生，我一定肯首先去參加。

游泳在廣州

乃常

兩月來廣州的軍政要人，真夠忙了！不是召開剿匪軍事會議，便是舉行國防大會；今天在梅花村的私邸，改天便在政務會的大廳。可是，他們却在百忙之中，也還能關注到微小的事體上來；在今晚的夜報上，我們讀到張之英范德星等提出的限制男女同池游泳的議案，這議案是給政務會通過了。以後我們將見廣州的公共游泳場被劃分為男女兩場，再不能如前一樣

的混在一起，而且伸出於河心的高級游泳場，也需高豎木椿，標明男女兩界，不得混亂了。

本來，青年男女不給他們鬼混在一起，是一樁「功德無量」的善事；只可惜議決案只說「兩場間加間隔，使不能逾越」，顯然男女的曲線美仍是可「遠觀」的。雖只「遠觀」，但正當青春時的男女，難免又要生起「凡心」！「凡心」一生，這種限制便無形中變為殘酷的反自然的「禁慾主義」了。

不過，什麼「遠觀」「凡心」「禁慾」我們可不管，而是那些專靠游泳場來做買賣的場主們，到先要吃了滿鼻灰了！同時，那種自有游泳場以來的盛況，也將為之永遠埋沒了！

好在我此刻遠在上海，這稱慘淡淒涼的景況未能目睹，因此在此腦海裏却還可以印着前時的綺麗盛況，而且是刻鏤得深深地深深地。

廣州的游泳風氣，素來是不讓於出產「美人魚」的香港，雖然廣州沒有那種建築在海旁的游棚，但是它那種傍着內河而豎立的游泳場所，倒也有另外的風味。

照統計字數，廣州一共有五間公共的游泳場，一曰西郊，二曰華南，三曰水上，四曰粵秀，五曰機工。除南華機工遠在石圍塘，很少人去游泳外，西郊水上粵秀，一到四五月間，青年男女顧客，已是充滿了整個的游泳場。

西郊位於富饒的西關之西，在廣州著名的荔枝灣末梢，用竹篷搭成了一個宏大的泳棚。內分初級，中級，高級；一向都是男女混合在一起的。在泳池的兩旁，用木板建好了不少看台

，里面也有買汽水生菓等等的店子，而名滿羊城的「艇仔粥」，在棚內是固然有得買，就是在棚外邊的荔枝灣上，也是多到數不清的！

西郊游棚的特點，便是從棚裏可以望見外面荔枝灣上的游艇，游艇上的紅男綠女；還有一個特點，便是初中高各級的游泳池都是不相通的。但是據說西郊游泳場因位於西關之故，有不少的妓女，不少的嬌豔的西關小姐沈浸在初級泳池里，所以許多青年男子，都拋棄了高級泳池的跳台滑板，到初級泳池來鬼混。

水上與粵秀，却沒有這種壞現象。水上粵秀的顧客，多數是高尙的青年男女，並不像西郊的顧客是少爺小姐，所以壞現象全沒有！

水上是廣州最完美的公共游泳場，看台是用水門汀築成的。餘如跳板跳台滑板，都是比較的完美。在水上泳池的東邊，有用木板搭成的高台，準備游泳疲乏了的人休息，還擺有數張方桌，讓游客在那兒吃粥。水門汀的看台上，也擺有精緻的方桌鋪着白布，這是專賣牛奶咖啡的地方。

在水上泳池，我們常常看見不少的青年男女，當烈日照臨的時候，大家躺在池中心的木板上，讓陽光晒着胸臂，背脊。在這兒，還有可容六人的遊艇，只要你擎出四隻角子，便可以自由地在珠江上划來划去。有時在這兒還有水球的表演，跳台技術的表演等。這一切，從我們的目光看來，只見它是表示着無限的活氣，無限的自由，却全不令我們感到男女混在一起，

有什麼淫褻的意味！

粵秀，在建設上略遜於水上，但是在游泳者的成分上，道德上，却也不亞於水上。而且去年剛建妥的蓄水池，又為全廣州的游泳場的特色；原因廣州的游泳場都傍着河邊建築的，潮漲，場裏才有水，潮退，場都露出了片發亮的沙地。蓄水池可在潮漲的時候蓄滿了水，潮退的時候，水還是蓄在池裏，所以隨時都可以去游泳，不致受潮水的影响了。

廣州的游泳場，一貫的入門券是小洋一角；租賃游泳衣也是一角，但租賃游泳衣需要「押櫃」六角。換衣處是男女分開的，但都只是一間大房間，換衣服就只好站在同性的前面。換好了的衣服拿去寄在寄衣室，他們給回一塊小木片，書明號碼，你便把來掛在泳衣角上，以備游完了來拿小木片去取回原物。

但是，比較麻煩的，是許多的游泳場都遠離市中心。西郊是位於西關，從財政廳前乘一角錢的公共汽車到荔枝灣，再由荔枝灣趁汽艇方到西郊泳場。水上，粵秀，兩者都在東山。也要從財政廳前乘一角錢的公共汽車到東山，再由東山跑路到泳場；可是南華，機工，却還遠在石圍塘，真是遠到沒人去過問了！

四五月一到來，游泳場便充滿了游人；炎熱的六月，那更是游人多於過江之鱗了，不但來來往往的公共汽車要給擠爆了，就是整個的游泳場裏，給人氣氣得有點變熱哩！

今年夏天，又變了怎麼樣的情況，恕我不知道；只可讓給住在廣州的讀者們來報告。

績溪農村的輪廓畫

其衡

提起產墨著名的徽州，也許大家都知道吧，我的故鄉，績溪，就是徽州領域中的一部分，山奇水麗，風景可人，堪足為讀書遊息的勝地。人口總數，到如今尚無精確的統計，但據一般熟悉地方情形者的估計，大約要在十萬以上。人民職業，以務農佔絕對多數，經濟生活，在刻苦耐勞的前提下，也都可以保持着飽食暖衣的狀態。不過近數年來，情形就不同了，世界經濟恐慌的怒潮，已經深入我們這個牛角抄似的績溪了。兼之政治的黑暗，捐稅的繁重，就使農民的生活問題，一天天地嚴重起來，記者因受生活之鞭所驅使，數載未歸，家鄉留給我的印象，竟連輪廓也模糊了。此次以祖母的病召，悄悄地踏上返鄉的征途，幾天風塵的勞頓，好容易投入故鄉的懷抱，在個把月的逗留中，曾經作過一番細心的觀察。所得的結果，祇有令人悲傷流淚而已，外人受着自然環境的阻隔，很少知其情形者，爰誌之投諸本刊，想為閱者所樂聞。

(一) 經濟衰落 在此私有財產制度之下，績溪有一個可喜的現象，那就是土地分配很平均，沒有集中的趨勢，你要在那裏去找一個擁有百畝以上的地主，大有「踏破鐵靴無覓處」之慨。不過每家所佔的土地，倒是微乎其微，縱然農民能夠施用極限的人工和肥料，穀物終於不能自給的，大半要靠鄰縣的接濟。好在農家副業發達，還可彼此挹注，在春夏兩季，可以入山採取嫩茶，焙乾後用人力運往屯溪（徽州商品集散地）去販

賣，秋冬兩季，又可上山採伐松杉，由水道運往蕪湖附近去銷售。所以茶木是績溪農民生活資料的主要來源，亦即農村金融流通的唯一生機。自從我國茶業競爭失敗後，市場已為外人所侵佔，這是給與績溪農民一個多大的打擊。至於木業又受不景氣的影響，也同樣陷於無人過問的狀態，更是逼着農民加緊速度地投奔到死亡線上去。所以今日整個績溪的農村，不啻構成一幅極其悲慘的飢民圖。

(二) 政治黑暗 在理論上講，政府本來是為民造福的機構。可是這邏輯是不合我們貴國的。餓殍遍地，政府可以不管，剝削民膏，那是他們的任務。譬如近來績溪人民無法謀生，地方行政長官假使不是瞎子，又何嘗看不見？但是他們不特不想設法挽救，而且日益加重人民的負擔。即以田賦而論，已經超過正稅不知多少倍，胥吏臨門，農民祇得典質衣物來繳納，稍一遲疑，胥吏那副叱咤權貴的鬼臉，簡直要嚇得一般農民屎尿直流。最近蕪屯公路的趕築，更加增了農民的痛苦，如公路所過的地方，就無條件的將民田收歸路基，年齡在十六歲以上的，還要強迫你去做工，不僅代價毫無，且須自備伙食。你要反抗，馬上捉將官裏去。可憐無知的農民，又有誰敢不俯首聽命？所謂「苛政猛於虎」，自古已然，於今為烈。

(三) 劣紳專橫 績溪雖有幾個愛護鄉民的正紳，但是毫無勢力的。而擅作威福，魚肉鄉民的劣紳，反操握大權。所以比較富有的農民，就成為他們覬覦的目的物。如果時常去孝敬他們，倒還可以平安過去，否則妄生是非，總要使得你傾家蕩產

而後快，有時甚至勾結官廳，給你一嘗鐵窗風味。所以農民之對劣紳，莫不有求必應，免生禍端。我直想不出高喊「打倒土豪劣紳」的朋友，如今到那兒去了？

(四)盜匪遍地 並不是我故事誇張，在前幾年的績溪，委實可稱「世外桃源」，可是今日情形就不同了。許多農民，既苦於經濟無來源，復迫於衣食的缺乏，懦弱者固然坐待死神的降臨，囂強者則流為盜匪以圖苟活，所以向為人間天堂的績溪，一變而為荏苒遍地的世界，在從前晚上可不閉戶，而今日即白晝亦畏於出行，至於接財神這種把戲，也是時有所聞。不過被接的人家，並非擁資巨萬，(績溪根本無富翁)祇是有碗飯吃而已。每將「財神」贖回，全家還得餓死。社會秩序如此紊亂，若無釜底抽薪的根本辦法，前途是不堪設想的。

(五)迷信益熾 績溪因為風氣非常閉塞，迷信空氣格外濃厚。農民的觀念中，以為一切的事物，冥冥中都有神在主宰，人力是無可控制的，每遇水旱蟲災，祇知求神降福，這是何等可憐而愚蠢的事啊！尤其是年來，因為飽受天災人禍的痛苦，總以為鬼神不誠，有觸神怒，於是不惜犧牲一切，大規模的舉行迎神賽會，以贖前愆，一般上流階級，昧於此旨，認為這是民間的娛樂，平心而論，農民出此下策，那裏為了娛樂？

(六)教育破產 績溪教育的落後，本來早已成為不可掩飾的事實。但是到了今日，竟連原有殘局也難維持，因為績溪的學校，都是靠着學費來開支，現在農民既然無法送子弟入學，自然祇有關門為唯一的道路，我相信績溪文盲的增加，將來定

有驚人的成績？

(七)青年離鄉 青年是開發鄉村的靈魂，是改進社會的動力，一般無知無識的農民，事實上的確需要他們去指導。可是今日績溪有志從事社會事業的青年，或為惡勢力所威脅，或為生計所逼迫，不得不背井離鄉，投入都市的懷抱，這是給與殘民者一個更活躍的機會，也即是一道農民致死的催命符。

總之，破碎不堪的績溪農村，離開「野無人烟」的境地已經不遠了，我們賢明的行政長官，黨國要人，今天開個復興農村的會議，明天發張挽救農村的宣言。在表面上去看，好像十分地體惜民衆的痛苦，但是農村復興了嗎？挽救了嗎？記者寫到這裏，眼淚不由奪眶而出。

汕頭小景

胡茄

提起汕頭，使人發生一種特殊的感覺。我來汕頭，是在去年的春天，當輪船徐徐地進了碼頭的時候，角石山靜寂地映入眼簾，南方第二個商埠的汕頭市，隱藏在蒼翠的海岸裏，給一層稀薄的春天的霧籠罩着。從輪船上遠眺汕頭，景色是美麗的。但一上了岸，踏入市內，風光却又是另一番氣象了。馬路上沒有一枝青影，店鋪門口，飄着「山票今日截止，明天開彩」的牌子，馬路旁邊的地上，遠遠地一堆一堆的粉筆字，寫着些「乞大善士慈悲救苦救難」的句語，字側旁伏着乞錢的乞丐。賭番攤和吃鴉片在汕頭可算十分普遍，「銀牌」和防務經費「」的牌子飄着，賭場之多，五步一攤，十步一館，一到華燈初

上候，每間賭場都擠滿了人。鴉片烟館在汕頭，據說多過米店，在巷頭巷角經過，舉目一看，碰到的都是黃瘦的癮君子。烟窟的門口，皆懸者一塊『戒煙藥膏』或『樓上戒煙』的牌子。

除了煙和賭之外，汕頭的特色要算到娼妓了。汕頭的娼妓，近年來因內地農村經濟凋產，鄉下女子來城市謀生的不可勝數，被人騙賣來汕頭當娼妓的婦女實在不少，因市情冷淡，所以操肉體生涯的妓女生意亦大受打擊。

汕頭的商埠的繁榮，大部份依靠來往南洋的客商維持，近年因受南洋土產落價不景氣的影響，生意大形衰敗，倒閉商店不止千百。然而酒樓旅店却日見奢侈華麗，去年開張之『中原』，『中央』，皆堂皇的七八層危樓矗立，最近建築中之『五大洲酒店』亦在八層以上。市民之享樂氣味日趨濃厚，有錢的人一到夜裏，秦樓楚館，笙歌達旦，平常的小市民店員也日尙侈糜，身上有幾毫仔，三幾個人跟着非上茶樓即看電戲或入賭場烟館，以爲常事。汕頭除了煙賭和娼這『三多』之外，還有一項多，就是捐多。捐之多，只要舉目一瞧任何一間舖子的門板上，都有十張八張的長短條子貼着，『此舖已納××捐』，『×××××』一類的條子，橫直交叉的貼着。看一次電戲或潮州戲，買了戲禁之外，還要買一張小票子，叫做娛樂捐票。其他各種捐稅，自然不必贅述了。

因爲市情冷淡，所以做生意的人都在想盡方法去吸引雇主，綉緞生意的舖門前，都裝璜得非常華麗，掛着橫幅的大油畫

水彩風景人物之類的佈景，驟然行過，非常奪目。

汕頭的馬路，近年修築了好幾條，店舖也新建了不少，交通上都算便利，但汽車却很少，長途汽車來往全市，去年會一度停業。後來由市府維持續辦，停業的原因據說是搭霸王車的太多致生意虧本。現在因爲是市府辦理比較有點限制，丘八先生和學生一律半價，平常人就非全票不行了。

汕頭人可謂得天獨厚，對於吃的方面十分豐盛，魚蝦海味以及生菓之類，出產極富。汕頭人之匆匆忙忙好像都爲着吃，市面的舖子，關於吃的就非常多，點心店，茶樓，飯館，魚生店，蠔肉店，炒茶牛肉店，真是有些數不清楚。

住居在汕頭的人，在娛樂方面除了吃鴉片煙，賭錢，嫖娼三大事以外，似乎沒有什麼更樂事的事。看電戲的很少，多是學生和機關職員。潮劇院只有一家，比較可以普遍化，一般潮州人都很中意看。近來日本人開人一間跳舞廳，叫做大陽咖啡店，生意倒很好。

一九三四，四，廿四，

「談廣州女人」補

阿微

在本刊二十七期裏，有曼茵君的一篇談廣州女人，對於一部份廣州女人生活的局部描寫，很爲確切；但却也有些與事實微有出入之處：這或許是曼茵君子廣州社會裏的實情，不曾深習吧。鄙人生長廣州，對於這裏情形，比較明白。用就見聞所及，檢正并補充如後。

賣唱的盲女

在談廣州女人裏，曼茵君把賣唱的盲女的生活描寫過了，這裏用不着再談。然而她們的賣唱，究竟是出于自動還是被動的呢？曼茵君還沒有談到。

其實，廣州盲女的賣唱，可說是全部皆處被動地位的，她們裏面的組織，和賣肉的娼家沒有什麼分別：一樣地有搗母，一樣地也須受着搗母的驅策，也是用錢買來的。天天賣唱的收入，全是搗母的；生意不好，收入少了，還得受搗母的打罵！生活的凄苦，正和娼娘沒有兩樣呢！聽說：有些惡搗，還會買幾個臉孔生得漂亮而沒有盲的女童，不顧人道，強生生地用藥盲了她底眼睛，才教他習曲。年紀大了，才驅她出唱呢！負有維持人道責任的，關於這點，却還沒有注意到！

至于兼營賣肉，不是近來才有的了；也沒有曼茵君所說：「一個拉車夫，他如果有兩毛錢，便可得到一度消魂！還可找回四個銅仙。」那樣平。一度銷魂的代價，儘須六角八角啊！她們賣肉的場所，從前最著名的，要算西堤靖遠路一帶，年前當局以風化攸關，給他嚴厲拿捕後，總算肅清了！現在呢，西關陳基一帶依舊仍有她們的活動。（這裏是著名的盲女賣淫窟的所在地）你們有空，逛逛這裏，那打扮得妖精一樣，一排一排坐在矮小的屋子裏的盲女，真個大有山陰道上之概呢！從前，我覺得軍警林立，偵探如麻的廣州市裏，有這樣的公開的祕密有點奇怪？後來：才曉得她們是在黑暗勢力底保護下，所以能這樣公開的！

茶樓上的歌女

不知爲了不景氣的影響，還是聽曲人們的日久生厭？唱歌女的茶樓，近來遠不像前時的多了！月來相繼停唱的，也有河南的漱珠，長堤的大元……等好幾家。直接受其影響的，自然是歌女們。聲色稍差一點的，馬上要失業起來！茶樓的停唱日多，歌女的失業日衆！到底知音人少，雖廉價出賣她底聲，亦幾至無人過問！從前聲色較好的，每天最高的代價是十五元，現在降至十元八元不等；普通的還在三元五元之間呢！實在沒有像曼茵君說的：「每天可賺二十幾元」那樣豐啊！

說到肉的出賣，在她們也是常有的，不過，想得到她們青睞，究非朝夕功夫便可辦到；而像咱們這樣的窮小子更休談；都是財勢雙全的才行呢！所以比較紅牌的歌女，都成了有特殊力者的慰勞品。去年最紅牌的一個歌女文雅麗，便給一個縣長大人攬了去做小妻！

女理髮匠

關於女理髮匠事，曼茵君說：「自去年以來，廣州市上物興了許多女理髮店……。」勃興了許多女理髮店，這是真的。但並不自去年才有，其實六七年前已經有了，始創的是永漢路的木蘭。其後日漸地多了，直至現在，有的大約三四十家，女髮匠也有六七百人。這數目總可想得的了，雖然還沒有調查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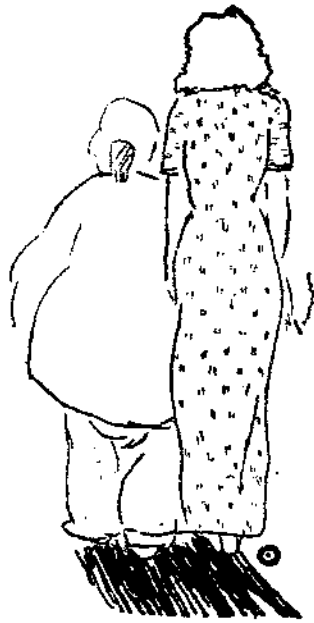
又說：「比較開名的女理髮店有滄濱路的……。」把「倉邊」誤做「滄濱」。這位曼茵君大概是上海的土產吧？我想。不

然的話，那裏會有這樣的誤？（「滄濱」兩字用上海話讀起來，恰成「倉邊」兩字的廣州音）

女理髮匠的生活，還算過得去，比較高等的，理一個頭，總須四角至六角。她們每天的收入，總在二三元之間，此還有客人額外給予的小賬。

女擦鞋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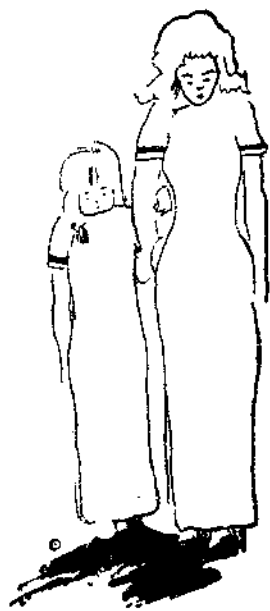
一 上市。



最近，還有一件嶄新而起的女子職業，就是女擦鞋匠。前月惠愛路的半甌茶室樓下，新開了一爿女子擦鞋店。這擦鞋店的裝飾，倒也十分輝煌，裏面一排一排，全是最新式的坐椅。你有一角子，便可坐了上去，替你擦鞋的，全是妙齡的女郎，服裝也很是漂亮的！這店開張以來，很得公子哥兒們的歡喜，還弄得她們整天忙個不了呢！

三、姊妹花。

及建康路東西釣魚巷一帶。即業清唱者亦只以清唱為其副業吧了。彼等入夜即聚于大世界遊樂場，以是為兜售之場所，彼等與客均不自論價，而倩其身邊之娘姨代之，故每人均携一娘姨與俱（或一娘姨——實



二 待價而沽。

南市肉市

楊末期

據余友老於南京者言：報載：首都自禁娼以後，妓女多業清唱。實則夫子廟一帶，雖有十數家茶社，那能容得下這許多人？況這許多妓女之中未必人人能唱。因此仍多私營其舊業者。官廳自費無根本救濟之辦法（？），亦只得隻眼開，隻眼閉任其「家」於秦淮河畔白下路



或母親——率領三兩個。價自一元至四五元不等，視「貨色」如何而定。如該晚無生意，則須賠四角錢之本也（大世界之門票，每人二角）。娘姨與客議

成之後，引之返寓，……至賃居於白下路一帶之小旅館者，則不敢亦不須如此，蓋恐旅館之茶房通線，官廳拖拿也。而茶房亦自會為其介紹生意，萬無失業。——星期六夜及星期夜，恐勵行新生活運動，憲兵稽查其公務人員，故該兩夜，須過子而後才敢引客返寓。彼等多合家來自揚州，一切生活費用，均指望於一人，而所謂鴉母（或娘姨）者，即生母也。（以上均老南京所

四、合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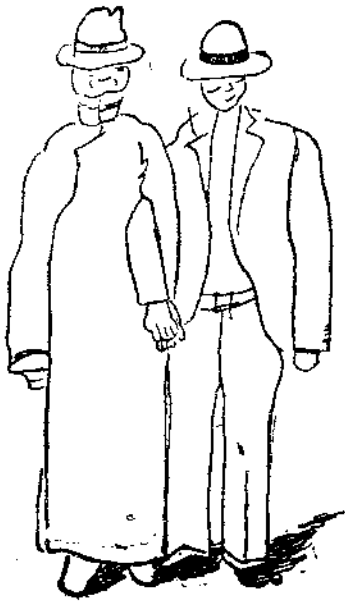


言，是否確實，我不知道。）

維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廿×夜，余與友往肉市——大世界——參觀焉。

至，見粉白黛綠隨處皆是，不下二三百，復有先去者後來者，逡巡於過道及空

五、顧客。



地之上，一般獵豔之徒，從而擠眉弄眼，蹣跚於其間。劇場及影場，甚少人過問；間有之數輩，則均僭客在身邊者也。

余觀之久，興盡適返，得如是之印

象。自知觀察及描繪均只及皮毛，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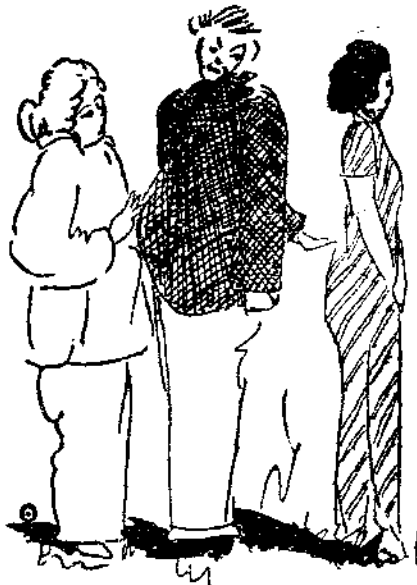
……唔……好吧，請識者弗要見笑吧。六有十八日追記於杭州

六、論價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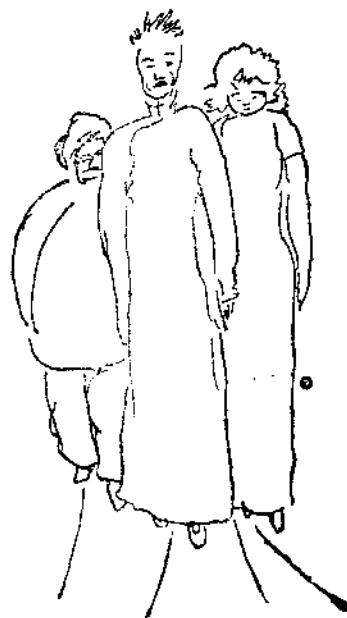


農村經濟破產，往年毛豬每担達三十元左右，今則十餘元耳，較前低至一半以下，故鄉人無不叫苦連天。都市中肉價不減云。

七、論價二。



八、成交之後。



鄉人之買肉者，成交後提肉而去。今觀市人則反之，成交之後反被肉人提去。大約也是市鄉風俗不同之故。

九、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吃人之肉者，人亦吃其肉。在人吃人的社會里，此是不能避免的現象。安得有救苦救難的觀世音，以楊枝淨水，普施眾生耶。人說妓女即觀世音，是或然歟。

冒失鬼談話

J. F. HECKER 著
曾迭高華合譯

第二次談話 (續)

致授：請你指示巴枯甯的哲學觀念，怎樣能使他信仰無政府主義的。

沙：他的無政府主義是以「自然」做出發點的，他觀察這「自然」的過程是從無機體，到有機體，進而有社會生活，繼而個人主義的發展，人類的繼續奮鬥，和他的思想能力使他覺悟到自由的需要。因此，人類雖是最以個人為出發點的，也是最能社會化，而社會也是人生過程中自然的事物，巴枯甯很反對立法者因為他相信自己能自己管理自己，用不能法律來拘束的。人們的進步，根本不是立法者的思想的結果，而是人們社會環境必然的結果。根據這些理論，他不贊成政府及法律來管束人們的自然發展。依他的主張，國家祇是：

「一個很大的坟墓，葬着個人與社會的一切生活關係。在這祭壇上，人民的自由，幸福都是犧牲品，使國家能抵達政治上的偉大性。」

人性主道者：我自己不知道什麼是無政府主義，但經巴枯甯的解釋，我很覺得我們的思想是合一的。事實上不然，我是主張和平的。

議員：我告訴你吧，凡執過國家的舵的人都能表同情於無政府主義的。對於巴枯甯這般人，我們知道怎樣對付，但是那

些和平主義者，甘地之流，泰爾斯泰之流等人性學者，便很難應付了，雖說他們的行為是在法律範圍之內的。

銀行家：尤其是他們假裝信仰宗教，借傳教為名，他們證定了你們人民的信仰。我往常說我們應將赤色的人從講壇上驅逐下來，另請忠實的人們去充當。對不起得很，你提起了無政府主義者使我火冒上來了！

沙：巴枯甯指示說國家大都是受一班特殊階級的統治的：牧師們，貴族們同資產階級們，同馬克斯不同，他以為階級是因「自然的愛國觀念」而生的，這是天生的，機械化的，沒有其他關係的。階級的形成可說是生理的而不是經濟方面的。巴枯甯主張取締中央政府的組織。依照黑格爾的三部曲，他以為中央政府是一個題目，無政府主義者是反面的對策，人民的自由團體組合是正面的調合。要到達無政府主義，他以為應用直接的方法，就是用革命的手段來達到目的。這些大約可以說是巴枯甯的革命哲學。

教授：講得好極了。你或許能告訴我們他的學說的那部分是被俄國革命運動所採取的。

沙：在一八六〇至七〇年間，直至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巴枯甯的信徒在俄國不在少數。但是因為他的一生大部分是消磨在牢獄及充軍裏，他對於羣衆很少直接的影響。在農奴被解放後，他希望着革命的成功。他以為農民對於解放法案是不會接受的。他對於農民們革命的力量是很信仰的，因為他見到過十七世紀 Stenka Razin 所領導的叛亂，同十

八世紀 Pugatchev 所領導的反凱塞琳第二的偉大力量。現

今的羣衆既較前更爲不滿，他的力量當然是更大了。他同他的信徒們於是組織了祕密團體，大部分是男女學生們，

去向農工方面宣傳。最初的組織叫做「大俄鬼」。從這裏分

出一支激烈派，巴枯寧領導着的，叫做「土地自由會」。這會

會規劃着農工的激進革命，以備與一八六三年的波蘭革命相呼應。發動的地點，揀定了伐爾加，就是 Pugatchev

革命的發祥地。他們假冒了沙皇的名義發佈了一條命令。這命令給予農民無償享受土地的權利，解放那被征的兵士

· 使各歸田。免除苛征雜稅。政府官員一律由人民選舉。在這法令裏更說，人民可用革命的手段來取得這些目的。

但是這次失敗了，大部分的參加者被殺戮了。扶輪會會員：但是這些革命家不是抱着很大的計劃的嗎？

改革主義者：人民怎樣呢？沙格勒篤夫：在這時候，全國農民的騷動約有二千起之多但是

他們沒有連絡，沒有指導，因此都歸失敗。他們是被政府的警衛所鎮壓下去了。人性學者：這真是你們人民運動史上最精采的一頁。我很希

望聽聽這運動是怎樣開展下去的。銀行家：（抽出掛錶，向領隊者）領隊：我想今天我們吃了一餐很豐盛的智識之餐了。我們的朋

友，沙同志，也很疲乏了。我們稍可休息休息喝杯茶吧？教授：很好，喝了茶之後再繼續，反正今天下午沒有什麼別的

約會。

多數：很好，假定沙格勒篤夫肯同我們多坐一會。

沙：很好，諸位先生們。

註一 一八二五年亞力山大第一堯，尼可拉斯第一世即位時謀建設立憲政體之革命黨員

註二 此運動可稱作人民運動，或民族主義運動，因 Narod 的 Narod 是作人民解，或作民族解

註三 按歐洲習俗貴族子弟與賤女結婚，其妻與子女均不得承繼其夫或父子之爵位或財產

註四 Naaroch 基督之故鄉，Naarone，指基督，喻沙是如基督。

星期儲蓄

每月一存 存數隨意

利息一分 二年期滿

詳章備索

中國企業銀行

總行設上海四馬路
蘇州分行設蘇州觀前街



張之英等限制男女同場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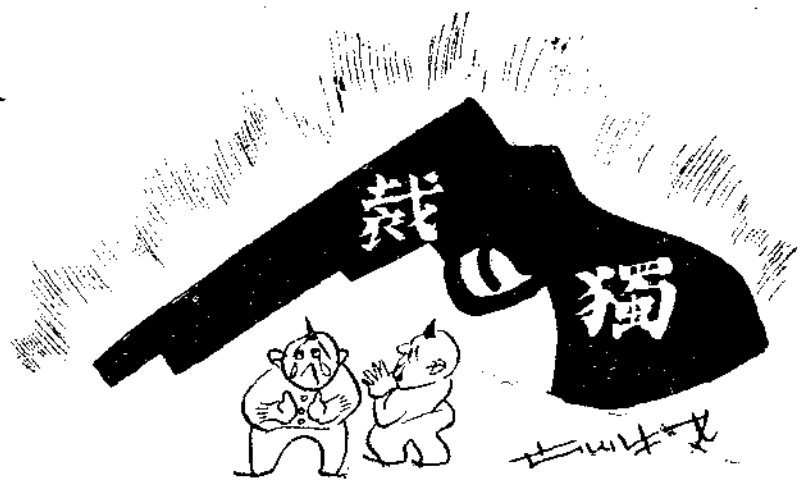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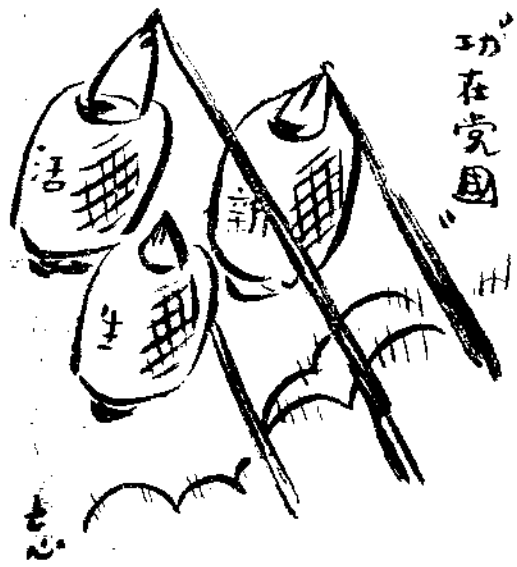
泳理由書

查體育可以活潑精神，鍛鍊體魄，游泳為體育中之最有益者，其應絕對倡導，固無待言。但就現時情形而論，男女雜沓，競嬉逐於同一場中，流弊所及，誠有不可勝言者。僅略舉數端於後，以供討論。男女之欲，人不能無，禮教之防，端為此設。今若使兩性同場游泳，漫無限制，藩籬既撤，人慾愈張。甚或偶逢潮長，黑夜連綿，更屬易叢污垢，是何意為浪漫者多開一方便之門，其弊一。又或士異狂且，女原貞潔，偶因置身此境，遽使浴薄而觀，肌膚之所接觸，耳目之所沾濡，我心匪石，詎能磨而不磷。人多中材，大抵見欲斯動，雖未至發於其事，亦必將害於其心，敗俗傷風，伊於胡底，其弊二。抑青年男女，血氣未定，乍受色相之誘，不無閒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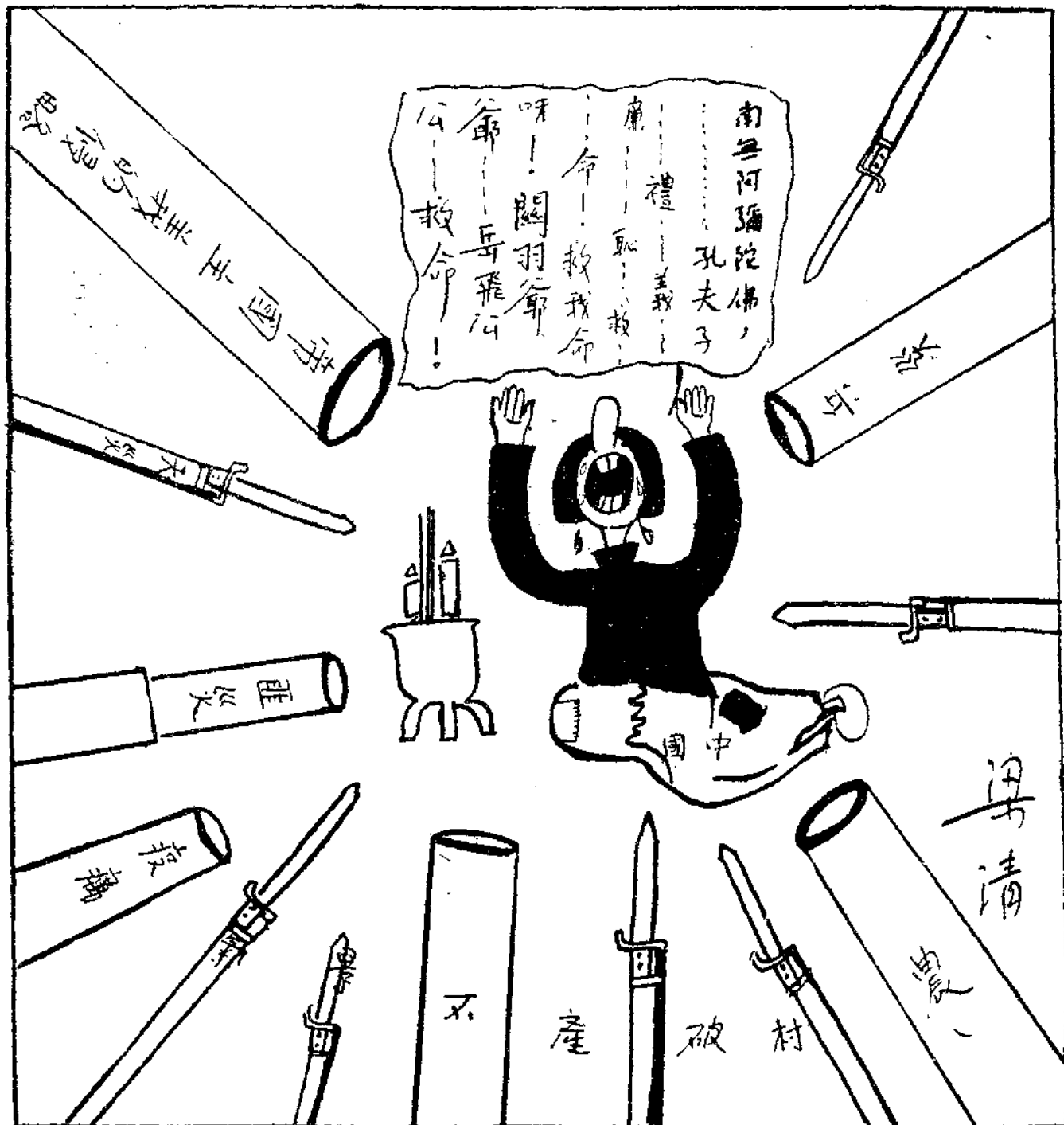
之思，神經之刺激既多，體力之戕賊日甚，豈惟有妨風化，抑且危及健康。夫游泳本以強身，今結果適得其反，揆之初意，當亦憮然，其弊三。况法之良者，必予人以可行，利之溥者，不使一夫有不獲，今游泳之風，雖稱大盛，究以男女無別，不合吾國固有習慣，物議之起，時有所聞，自好者深恐受同流之污，尤多裹足不前，避之若浼，故雖日言倡導，而受益仍有未週，陋習不除，大效莫覩，其弊四。綜上四端，男女同場游泳之亟須禁止，已甚明顯。願猶有以習非成是，恐一經限制，則參加者必驟形減少為慮。夫游泳目的，非徒供吾人之酣嬉，更非以便兩性之接觸，分場與否，何關宏旨。倘因男女分泳，即覺索然寡趣，則其平昔存心何若，已不問可知。此種不肖企圖，豈容曲為諛就。如以女性體質纖弱，分場游泳，無男性在旁扶助，必不敢自行練習，即習之亦不得其法，則場中可多聘精於游泳之女性，任指導保護之責，并將入場券價格，略為增高，自可彌補此項經費。或謂兩性同泳，為各國所不禁，自我作俑，恐將貽笑外人。不知跳舞之禁，亦為國際所無，我政府行之數年，不聞有何非議。且我國之異於他國者多矣，不擇其所以與者，迎頭趕上，

乃拾其不足學者，強使從同，舍本逐末，是則可笑之尤耳。夫一國有一國之民情，即一國有一國之政教，不必矯情以違世，亦不必舍己以從人，苟事理之不乖，雖獨行其何懼。或又謂文明國民，必能以規矩自守，即極端放任，亦不至有非禮之事發生，今若於男女之際，妨之惟恐不嚴，是未免自待太卑，示人以弱。不知病之在體，豈容自欺，諱疾忌醫，勢將不救，晚近世風日下，已無可掩，橫流旁決，識者危心，倘仍粉飾文明，迷而不復，徒自誤耳，將誰欺乎。總之限制男女同場游泳，在稍明中國習慣者，無不認為可行，蓋此事無損於原有之功能，而可以塞種種之流弊。觀最近報章言論，無不深表同情，可知是非在人，咸有默契。明知醉心歐化，及別有會心者，對本案必加以『開倒車』與『舊頭腦』之惡詆，然凡事但求一是，豈有中西新舊之分，所謂接受近代文明，固非以趨向時髦，附會盲從為得也。提議人等凜履霜堅冰之懼，切人心世道之憂，一得之恐，豈敢緘默。用是不嫌詞費，反覆縷陳，甯可受輕薄者時代落伍之譏，不忍見我國人有載胥及溺之痛。謹申述理由如右，是否可行，敬候公決。

(如飛剪寄)



作我忘 『也獨其慎』曰庸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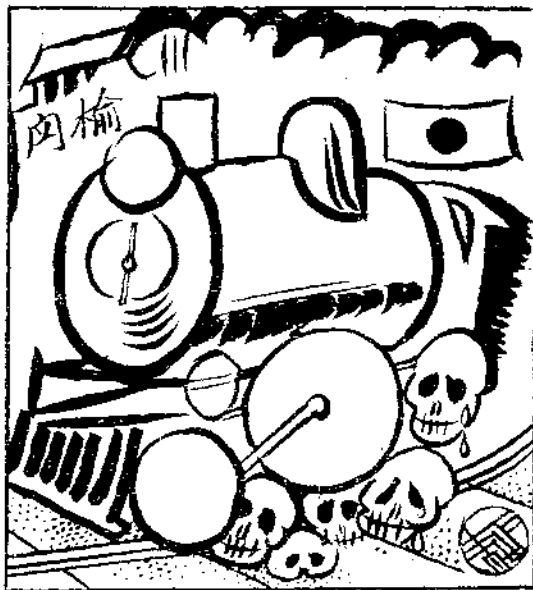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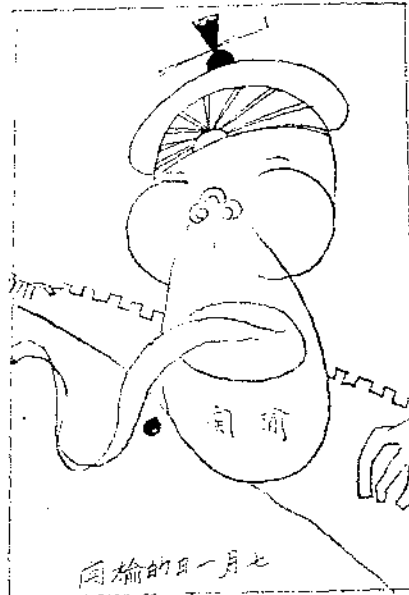
待以坐斃之中國人

梁清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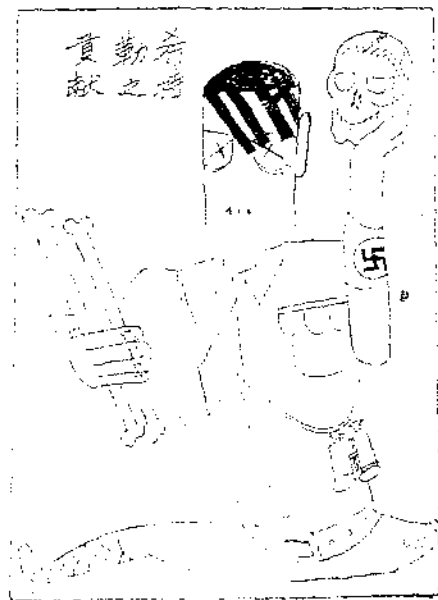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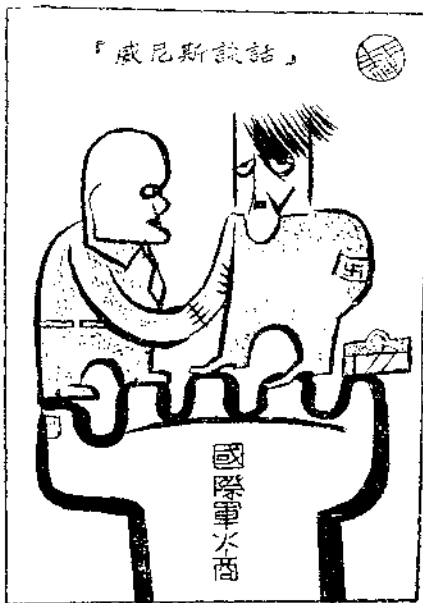
十日漫畫

陳靜生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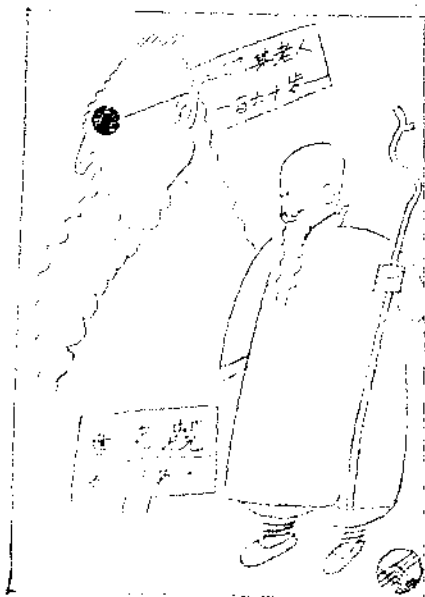
新生活運動中之標準時裝，頗合提倡者之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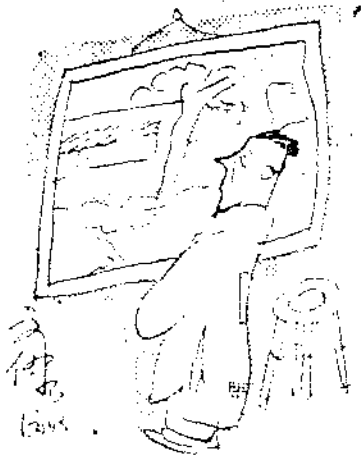
七月一日平潘通車第一次東開之際，忽遇炸，死四傷十多人，絕慘。按通車乃救濟東北難民之一政策，今得此結果，殊非常局始料所及。北甯路局長殷同有辭職之說，意必慰留，因倚重正殷而前途正大有可為者在焉。



德國社黨舉行清黨運動，希脫拉屠殺國社黨黨員，以造成清一色之局面，又極端右傾，仰資本家之惠息，一時歐洲大為震動，惟大勢事反安平，因各國資本家現時均暫不望有大戰爭。



應時品



窮齊生避暑，看雪景之圖，
熱煩冰消 文傑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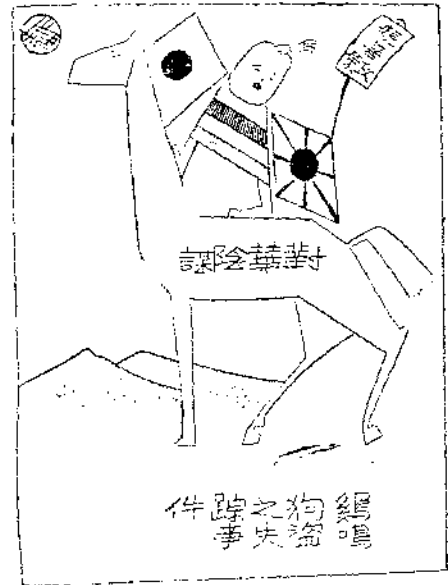


意會通海數倫



荷花大上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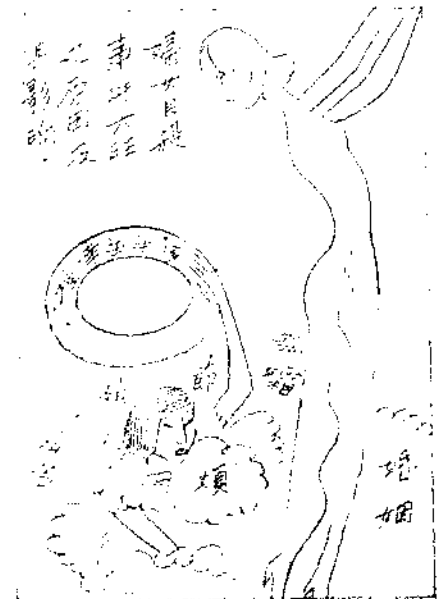
時代青年 亞光作



鳴鶴之狗踪 鳴鶴



大學舉行畢業禮，大批學士出現，
可能人人有飯碗。 則如作



鳴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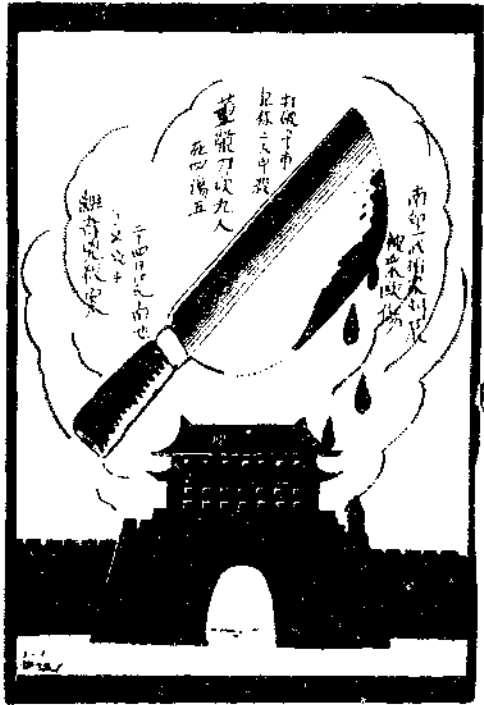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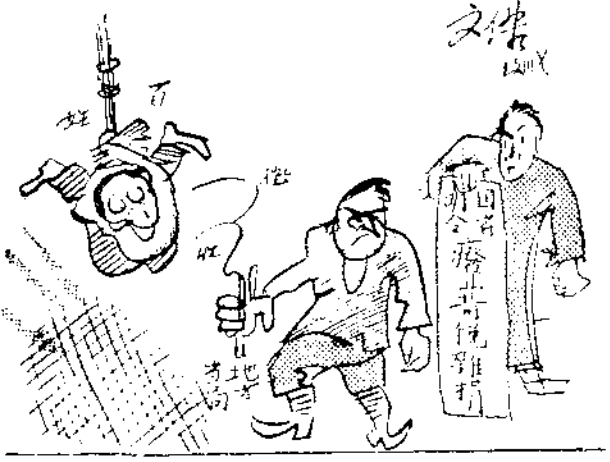


上海婦女愛好天然
五個月消耗百十一萬
 均為香水脂粉首飾化妝品
 五月份進口三十萬零五千

據最近調查，上海婦女對天然美之愛好，已達極點。其消耗之巨，實為他埠所罕見。據最近五個月之統計，共消耗香水、脂粉、首飾、化妝品等，總計一百一十一萬餘元。其中五月份之進口額，即達三十萬零五千餘元。此項消費之增加，實由於上海婦女之生活水準日益提高，且受西化之影響，對於化妝品之需求，亦隨之增加。此外，上海之商業繁榮，亦為婦女之消費提供了便利之條件。此種消費之趨勢，不僅反映了上海婦女之生活情趣，亦顯示了當時社會之經濟狀況。

函田伎州X.

時專小景



究神業界北平中



首都發現採花園

報載：據花園全為一般無賴輩，少則以採花為樂，多則以採花為業。近來花園中，更發現有採花者，其採花之方法，亦極其巧妙。此種現象，實為社會之病態，應予嚴正之取締。



文 壇 畫 虎 錄

一、本欄歡迎投稿，來稿寄由本刊編輯部轉。
 一、本欄專記當代文壇遺聞佚事，以趣味為主，事屬真實為貴，凡有所知，不論事之巨細新舊，統希寄投。
 一、投稿者不得借本欄為攻訐他人之用，凡含攻訐性質之稿，恕不刊登。
 一、文人自述自詡，即使屬於過甚之誇大，本刊亦不吝為之發表。
 一、本欄稿件每段以一二千字左右為最適宜，若於一個事件之可分若干段落者，當各就一中心分述之。

記四作家 阿發

一、徐懋庸

徐懋庸的名字在報紙雜誌上同我們相見還祇一年前的事。他是浙江台州產，年前在台州的一所中學裏教過書，人很短小，如同他的文章一樣，短小精悍。不，應說他的文章如同他人一樣，短小精悍。幾月前他從台州往上海，經過杭州，幾位台州同學邀我一同去看徐懋庸。他很客氣，但幾位同學都和他談着台州中學和家鄉的情形，關於文壇上的話談得很少，祇得一節：「……說文人無行也不盡然，譬

如最近某巨公在滬想辦一個刊物，每千字十元請人作稿，可是沒有人替他寫，這點看來文人是有的。……」

外國文他通日本文法文及世界語等三種。他的成名是這樣的：起先看了自由談上的小品文，覺得這種文學自己也能寫，於是他試向自由談投稿，一回，二回都給發表了出來。過些時黎烈文親給他信說：「這種（徐所作的）文章以後請多寄來。」於是他登龍了。

二、郁達夫

郁達夫沉默已久，再近之前因「東南五省交通周覽會」之請遊了浙東浙西安徽，出版一本履痕處處的小品。

他現在住在老婆家，大學路浙江省圖書館側時常往圖書館看報，散步。有一回在圖書館的甬道上碰着他，一個和我一同走的同學告訴我：「這是

郁達夫，」我把這位大名鼎鼎的作家打量一下，覺的奇怪。

郁達夫完全不是我想像的郁達夫，他：一張平庸的臉，留着平式頭髮，兩排黑黑的牙齒，穿一套中國式的便衣，人也老了。某君說，去年他在圖書館聽過郁達夫的演說，館長陳訓慈向聽眾介紹着：「我想諸位定很想看看郁先生的丰采」，郁達夫演說完了俏皮的說：「我不是梅蘭芳，如果諸位是來看我的丰采的，那包你會失望」。

他的老婆聽說還很年輕，已經有三兒子了，大的兩個在橫河橋小學裏讀書。

三 汪錫朋

得過創造社文學獎金的汪錫朋，我聽過他的半年課，在之江大學裏。

開學時同學們說教國文是汪靜之，但來上課的却是汪錫

朋，說汪靜之，不過是校方的廣告而已。

他這個人很浪漫，房間裏擺滿化飾品，衣袋裏也放着雪花膏，在課堂上也時常拿出來搽抹。對於他的書教得怎樣，現在已記不起了。他的文章我未領教過，不敢說好歹。他說他的文章「修詞很壞，內容思想却很好。」這句話起碼有一半是對的，因為他在黑板上往往寫出別字，有時一個很淺近的字也寫不來。至於「內容思想」如何，則非我所知。

四、尤默君

徐懋庸，郁達夫，汪錫朋，我們知道，都在文壇上「跳」過。而尤默君有沒有佔着文壇的一角地位？能不能算一個作

家？却是一個，一個問號。但他是承認自己是「一個家」的。他昨天對學生說收到申報春秋多少稿費，今天說他一篇隨便寫成的文章已給中學生刊出，給他四塊錢。他年紀已很大了，腦袋也頗冬烘。他現在

杭州師範教書，是很被學生不歡迎的一個。他時常替自己的兒子吹牛皮。最近把他兒子的作文，一篇我考×大的經過的東西選給學生讀，他看了一篇自由談的攻擊「幽默」的文章後對學生說：「現在幽默已不時髦了，我從今後不寫幽默的文章了。現在小品文（指人間世裏的）很流行，我今後就寫那樣的文章了。」

着一隻黑皮包。從這裡可以看出鄭先生的一部，不是所謂「浪漫文學家」一流了。他說話的口吻，有點浙江味，但是鄭先生是不是浙江人？記者不敢冒然斷定。

據傳鄭先生有位很漂亮的太太，——高君箴女士——還是商務的大股東高夢旦的掌上明珠呢，因此鄭先生從前也曾被稱為「大塊頭」的。

洋洋乎數十萬言的中國文學史大綱便是鄭先生編的。上海出版的文學，北平的文學季刊，是鄭先生同章靳以。幾個人合編的，但是，是不是鄭先生只掛編輯的名，不負編輯的實，——如同幽默大師之編人間世，與論語。——這便無從證明了。現在還兼着燕京大學的文學院院長呢。倘若印名片，官銜也很洋洋乎。（鄭先生有沒有名片，待證。）此是閒話，拋開不提。

鄭先生前些時也會很讚美黑炎的戰爭小說戰線，但是却罵×○口老作家的戰爭小說戰炮，同是以戰爭為背景的作品，後者據鄭先生說是沒有技術，有點死氣沈沈。

鄭先生在燕大，這幾日為燕大基本募捐運動奔波忙碌得很，沒有許多工夫見他到城內東安市場，琉璃廠這些舊書攤上，買絕版書籍。因為預備開幕捐遊藝會，鄭先生奮勇地出死力，教燕大健康皇后吳佩珉女士××歌劇，臨開演時皇后被家嚴苛責，不令出場。燕大汽車親往接駕，亦未允諾，觀衆不歡而散。鄭先生好像吃了橡皮釘子，有幾天面孔沒露喜容，倒天露！前幾天鄭先生在北平某校講「中國新文學之過去與現在及將來」妙語橫生。可惜口齒不伶俐，面部沒有表情，僅腦袋將

說說鄭振鐸

范堡

沒有鬍子，窄長稍方的面孔，一身紅灰色的花迭呢西服，一付托力克眼鏡，頭光油油地，口角時常流露出笑意，腰間挾

搖得動人魂魄，令人精神恍惚。說句家常話：「好像撥浪鼓兒似的」。講完話，一部份人擁擠擁來，請鄭先生簽字。鄭先生一支禿鉛筆，提得很寫意：

「鄭先生，郭源新（文學雜誌桂公塘作者。）是不是先生的署名？」一種突如其來的問。幾十隻二角眼齊射在鄭先生的身上。

「這……」鄭先生底臉似乎有點紅漲，托力克眼鏡稍微掀動了一下。

「我不敢斷定。」他有點笑意。

「哈！哈！」幾隻嘴哄然了。

鄭先生便在這種聲浪里，消失了蹤影。

憶 三 家

碧 星

寫在前面

碰到這三家，日子都隔得太久，至少在五年以上。當時又沒有想到日後要畫他們，因此也就沒有額外去留心他們的行動。但既有不論事之巨細的規律在前，那末就記憶所及，寫了下來。預先聲明；我這枝畫筆是要不得的。

（一）楊人權

再不記，連這點也要忘了；所以第一就寫上了這位譯過德國大革命史的楊人權先生。

那學期——蘇州中學——開始，在同學間掀起了一個騷動，說有個新歷史先生，是出風頭的人物呢，於是就注意起來；

在開學典禮上，看見了。逕校長介紹後還曉得他對於文學也是有研究的。

第一個印象是：慘白年青，說話怪聲。

有他的課——西洋史——等上了課，更證實了第一個印象。年紀確是極輕寬廣的額角皺紋極多，長長的臉，蒼白得不見血色。下巴是尖的。頭髮半光不光，梳是天天梳，時時梳的。

講起書來，原氣狠足；喉嚨尖得有點像女人。說的話是他家鄉——湖南——的官話。愛說笑話——大概是幽默吧？我不清楚。所以在他的課上聽講的，看小說打瞌睡的都不多，但是沒有。

譬如「逃之天天」這句話，在他嘴裏，永遠是「逃之天天」的。這個笑話——幽默？——他大概最賞識；頭一點鐘課上就講了二次。往後每課都少不了一次，一學期下來，耳聾聽得怪厚。

不久，一位熟悉文壇的同學，又發現他曾譯過一冊羅曼羅蘭傳，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大約是因爲「曼羅」二字連在一起有點好聽，而且，他給一般同學的印象，又是狠浪漫的，就給了個不含惡意的別名——楊羅蔓——這名字後來連他自己也正式應用了。

就是那學期，在一個遊藝會上，此公雅興非淺，除客串清唱以外，還演出了菊池寬的父歸，而且是主角——父親。演得非常賣力，並且還跌了個不輕的跟頭。結果，人家批評說：腰彎得太老且化。我頗代抱不平。

日常，他常穿學生裝。愛談天，不怎樣討厭學生去看他。現在還是個沒有老婆的單身漢。但對老婆，他却頗有研究。在青年界上，曾發表過老婆論。

不常發表文章了，大既是課忙吧！所以現在偶從三元坊蘇中走過時，牆內次高音的講書聲，仍能不時聽到。

(二) 錢穆

錢穆在外國文學，創作等壇上，沒有露過臉，可是在「國學」壇上，真是個了不起的人物。

五年前在××中學執教時，我碰到他。

他的名氣，在他，似乎是過量的重負，是我第一次看見他所發生的感想。而且，這感想大概誰也不會沒有。

外表；矮小，二字是最適切的形容詞。大約相當於十三四歲小孩發育充足的體格。——所以說他有極大的名氣時，不易令人相信。

臉，紅紅的，漲緊着。一付沒邊的金腳近視眼鏡，常期載在臉上。

話是無錫腔，藍青——來清？——官話化的的衣服，中裝；愛穿綠色。

「侏儒」似乎是最好的「外號」，可是同學沒有謔給他，大蓋是他的學識，使人敬重了吧。

極有趣，而且使我忘不了的印象，是在紀念週及其他會場上的演講。東跳西躡，活像猴子似的。底下的聽衆每每忍不住笑出來。這點他自己也曉得，所以有一次，他上台就說：他不

會演講，尤其是他的身體站在這樣大的台上，就極不登樣的。「登樣」者稱配也。

有個時期，好久沒有見他的面，大家都有點奇怪。後來又出現在校內，大家纔曉得正是在蜜月之後啦——據說是續絃了。他那紅而漲緊着的臉，確是更紅更漲緊了。

(三) 盧翼野

一天，英文文法要問，沒有讀熟，心裏急得要死。誰曉得十點鐘下課，就在教務課門口佈告處看到了停課二小時的佈告。這一喜非同小可——英文適在這二小時之內。——如醉如狂地回返自習室去，却忘記看爲什麼停課。

後來，直到被同室的拉向了大禮堂纔知道是爲有人演講。這演講的人就是盧翼野。後來便曉得就是所謂「江南才子」的盧翼野。

那天演講的題目忘記了，大概是關於「元曲」的；他原是研究詞曲的人。

在校長介紹之後，盧先生在掌聲中走上講台。

個子很高，年紀不大，肥胖身材。頭髮濃黑地，長得掛到後頸跟，有鐘像唱戲的。牙齒不白，也不黃，有點黑。

整個的感象是「戲子」，尤其因爲那天講的又是戲。

講詞多半忘了。不過在他怎樣用他不充裕的錢買書，及最近他怎樣和一個日本人搶賣一部孤本的元曲，結果勝利。他那種得意的情況，却願深刻地印進腦海。

他背了幾首「小令」出來，還給了無上的稱讚，最後，他

又爲他在開明書店出版的元曲別裁集作了廣告。

話是半流利的普通話，不論那省人都容易懂。

二三，六，二，蘇州，

記胡氏弟兄

古月

他倆是我們涇縣人所稱仰的兩個偉人，他倆是生在一個三代單傳而且又窮的家庭裏，居然在辛亥革命後在上海能倡出一番新事業，在社會上，在文壇上，各有各的地位，在鄉下老前輩看起來，這才是有出息的孩子，這才可做一鄉人的模範。他倆是誰？一個是曾做過一任江蘇省民政廳長的胡樸安先生，一個便是著述過墨子學辦的胡寄塵先生。現在且分看說來。

胡樸安先生共有兄弟三人，他的哥哥便是已歿的伯春先生，他的弟弟便是寄塵先生。兄弟三人，在我們鄉下，可稱爲三傑，伯春久居在鄉間，雖沒有倡出個什麼新事業，可是也曾爲鄉下人解過糾紛，號令一發，四鄉百諾，大有領袖之概，因干文壇無甚貢獻，姑置不談。

樸安先生小時是全鄉中最頑皮的孩子，他能統領全鄉的小孩子，爲他們解紛。他最喜歡和人開頑笑，聽得有一次，一個理髮匠曾被她弄得走頭無路，雖他的父親百般地阻止他。

自從寄塵先生出世以後，他已是成人了，統領着兄弟，代他年老的父親在私塾教書，學生子見了他，真像老鼠見了貓般地害怕。可是在開頑的時候，又是被他弄得欲哭不得，欲笑不能。記得自己也曾被他播弄過許多次。

在鄉間到底沒出息，教了幾年書後，他便不顧一切地跑到外埠去創造新事業，曾跟着許世英幹過幾年的事。

不幸得很！他的夫人去世，爲整頓家務起見，他不得不從新娶一個，當就鄉下眼光裏看到他終有飛騰的一天，便一點不拒絕地嫁給他了。

重返上海，任京滬滬杭甬鐵路管理局編查科科长，後來編查科被裁去，轉被葉楚滄聘去爲民政廳廳長，做了一年多，便辭去了。

樸安先生有個女公子，胡淵女士，當代名畫家，嫁給許世英的兒子，因種種不如意，結果鬱鬱不樂而夭折，誠是一件痛心的事。四五年前，樸安先生葬其夫人及愛女子上海公墓。

還有件可佩的事，樸安先生可說是一位藏書家，他家中所有的便是書，祇要你跑到他家中，你定會驚奇的！

樸安先生以前是善飲酒的，可是經過一次大醉酒後，便絕滴不飲。他的忍耐心和決斷力是可佩的！

任民政廳長以來，因不慣勞于政事，身體便因之而弄壞，近來總是身體不快，飯也不能多吃。

樸安先生最喜的是拳術，曾和孫祿堂一流人遊，在家中特請一個拳教師教子姪打拳，所以一家孩子們都會搬刀舞槍地鬧個不休。

他最恨的是吸烟和賭，可是除着他自己外，別人確不能奉行。還要告訴你們，最近樸安先生的大兒子，他討了妻子了，除着他倆新婚幾日外，他老人家仍是不願一切和媳婦開頑笑。

寄塵先生小安樸安先生十多歲，誰然是一母所生，性情却根本兩樣，他沒有樸安先生那般喜歡開頑笑，沉默好思是他的特質，不是歡鬧，可是常常責他喜鬧的孩子。

他和哥哥同時加入南社，與柳亞子陳去病等遊。

當胡適提倡新詩的時候，他也曾做不少的新詩，與胡適劉大白等相唱和，可是他的舊詩却比新詩做得好，曾刊行過一本胡懷琛詩歌叢稿。

一二八戰後，他全家都被毀滅，損失頗大，許多買不到的書，也全部失夫，于是他的經濟便一蹶不振，他自己曾談過：「近來枕頭上都要湊成幾篇文章。」可見文人的苦處的一斑。

他大兒子道靜，和他一般，喜靜不喜動，所以肚子裏很有點東西，可是身體却弱得很，我以為，缺乏健康是他全家最大的致命傷。

最近還有一件不幸的事發生，他的大女兒胡真又自殺了，時報是登着因好學而自殺，可是，動機却不是這末簡單，他夫人哭得死去活來，寄塵先生也不禁為之嘆息。

如今他家是很寂寞的，除着他夫人外，他和他兒子都要出去幹事，可是，喜靜的寄塵先生却處之泰然。

最有趣的，他家裏都是架眼鏡的，他夫人是因一隻眼睛失明而架的，他自己也架着一副近視眼鏡，最近他大兒子也架上了一副。

如果你到他家去玩的時候，廣東化的飯菜，很幽靜的裝飾，和冷冰冰的香是最易注意到的。

我不讀成他的沉靜和幽思，不說旁的，他那又瘦又弱的身體，已足夠去表示出了，可是我又佩服他的幽思和沉靜，他能在很鬧的時候，獨自地沉思着。

他兄弟倆都歷任各大學教授，可是每個學校的學生，都是這末說，「他們的話太難懂了！」。是的，雖則居在上海已經廿多年了，可是故鄉的土音，仍是不能改去的。

章克標著

文壇登龍術

實價大洋一元六角正

第一出版社發行

中國人請飲
國產
烟台啤酒

滴滴泉水製精

煙台啤酒總經理處
同平路七八及九號
電話三三一一四三二八二

學府顯形記

林武

常常聽得到有關校風的事，責任就一古腦兒推在學生身上；尤其是大學生更倒鑿了。東北事件發生的時候，學生運動悲壯熱烈，回答的却是捕殺和掃射，那時就有人對學生不滿，以為學生多事，好好地不讀書偏要干涉到國家大事，而最受到咒罵的又是大學生了。

曾幾何時，國家已經安定下來，攘外已先在安內上安下了，學生也滿覺得自己在國家的地位除了列入「蠢如家鹿」之輩的青年外，也祇有當個選手出出風頭，或跳跳舞，唸唸經而已。大學生的用處既如此小，而會像北平市長替女生打算又並不多，所以朝陽學院學務院編的武行也就並不奇；因為攘外的對象既沒有，祇好尋對內的敵人；然而這又是連內也安不下來，豈真學風日趨墮落耶？其實又很難說，倒是唸符咒可以避毒瓦斯，和時輪法會的法力無窮，使全國上下的國風成了這麼妖霧鬼氣，大學生連讀書也受統制的現在，怎會不中了魔，把打架當作發洩精力的演習呢！

上面的是閒話。因為學風推之於學生身上，現在倒要說到學校負責當局來了；這就是六月十一日廈門大學裏的怪現狀。我們真不瞭解社會對大學生一點也不肯放鬆地監視着，而對所謂學校的當局的那種醜態却忽視，更當作不算一回事；還有什麼好說，在這個畸形發展底不合理社會下，所謂教育，所謂紳士，高等華人們又是些什麼東西呀！

六月十一日，上午天氣異常惡劣，大雨滂沱；十點鐘模樣，汽車的喇叭聲叫得令人頭痛

『世外桃源』的學生生活的片段

濠人

第十三節 抗日會工作積極

自從『九一八』事件發生後，學生的救國工作便很緊張。各學校都有抗日會的組織，努力『抗日』的運動。在北平，各大學雖然都有組織了抗日會，但論工作總要以燕京大學為最切實和積極；這是輿論上一致的推許，並不是少數人偏袒的論調。

燕大抗日會所以有得這麼好的成績的收穫，是由於負責者不徒事空談，從事於實際的全般計劃；和全體學生的熱心合作，切實的奉行。他們在冰天雪地中，分隊到戰地上慰勞作戰軍隊，和對於戰地加以實際的調查和宣傳。他們有財者輸財，有物者輸物（如舊衣服之類），曾經集到了大批的款項和用物，分送給前方作戰的軍隊。

他們從戰地上感到我方軍人沒有戴着鋼盔，吃了很大的虧；又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佐飯，即連價錢頂賤的鹹菜也不可得；於是便發起了『萬頂鋼盔』和『萬斤鹹菜』的兩項運動。這是最切實的工作，只是問題未免來得太大了；但有志者事竟成，結果因為得着各界的幫助，終於大功告成。

他們又得了報告，說戰地上缺乏衛生綑帶（兵士紮傷用的藥棉帶），這在受傷的兵士是很吃虧的；於是他們使來了一個『萬件衛生帶運動』，請醫生指導，全體學生總動員，集合在一起共同製造這衛生帶；沒有幾天，便也完成了。

他們集得大批的棉毛衣服，送到作戰的軍隊裏去；還嫌不夠，於是再買了好些棉花和粗布，由幾十個女生縫成棉衣服。她們平日可不幹這個，現在倒集合在姊妹樓大做其縫衣婦了。這工作感動了幾個外國太太的教授，她們也與高彩烈的幫同縫起來。

他們組織了許多宣傳隊，分頭到各地宣傳。他們還有服務隊到戰地上服務，做交通救護等的工作。……

，一連二十多輛汽車絡繹地開到廈門大學來；大家莫名其妙地，因為適在大考，誰也不能出來看，然而一鬧也已經很夠了。

等到十二點鐘考定出來，跑到羣賢樓下（禮堂所在地），却看見印刷所的牆角放了幾隻櫃和鍋子，櫃上忽地還傳來喧雜的鑼鼓聲；禁不得好奇，就上大禮堂。

禮堂裏成了個什麼樣子？——所有的椅子全搬掉了；偌大的禮堂，現在是擺上酒席，一數共有十四隻桌子；前面的台上，一個花旦正扭着腰尖着嗓子在唱着，台左牆上貼着一張紅紙，隱約地可以看得見：「蘇三起解」；一句唱完，十四桌上的貴賓們一聲「好」字，震動了全禮堂。後面站滿了同學，大家是特地來欣賞京戲的；問詢之下，纔知道是在歡迎菲律賓的廈門參觀團。於是乎縱目一眺，十四桌上的人物就全認出來，這裏面包含了行長，實辦，一些廈門當地的名流；這些名流當然不用說是洋大人的馴狗，有的是錢，平日嫖賭飲是他們的家常便飯，對着戲且怪聲叫好自然是沒有奇怪；最令人憤懣的就是一般所謂人師者了，當發現怪聲「好啊！」的喝彩時，留心一看，則赫赫廈門中學裏的校長也，教務主任也，訓育主任也！而提倡新生活的黨部代表團又滿面春風望着台上；嗚呼！又復何言！

一面吃着酒，一面欣賞戲口的扭腰和媚眼，喝彩不足，於是隨着台右邊紅條子貼出來了，喊人：「黃××賞大洋伍拾圓」，「葉××先生賞貳拾圓」；於是又是一陣好，台上的花旦就做得更起勁，嬉笑就更多了；我望臺台上掛着的中山先生遺像和黨國旗榜榜地出神

這些都是很明顯的成績，足見他們抗日工作的功實和積極了。但他們的工作還有許許多多，並不僅是這一點點。而這上面所說的，是他們的對外工作；他們對於自己抗日應有的準備和訓練，也有很多為務切實奉行者。如像避彈避毒的常識，對日問題的研究，各人抗日方法的講演，救護傷兵的練習，軍事作戰的訓練……等等，這是他們對於本身的工作。

第十四節 「催起團」服務緊張

自從有了抗日的組織，大家都要努力抗日的工作；一方面還需要鍛鍊自己，並改變一切不良的嗜好。因是燕大抗日會便要舉行晨操和升旗禮，七點鐘排隊，六點半就要起身。

時候正當寒冬，北平的天氣又非常寒冷。清晨的睡覺正覺得最是甜蜜，大家都擁着溫暖的被窩做着甜夢。然而為着煅鍊自己，為着服從多數人的主張，說不得，聽着外面的鐘聲響了，只好起來。

但是，因為不能睡得早的關係，多半人都感到睡不夠，尤其是被窩裏和曠地上的氣候冷暖懸殊，苦樂相差得很遠；漸漸的，能夠實行早起參加晨操的人就不多了。加以平常總是晏起慣了，勉強早起了幾天終於不能繼續下去，於是到後來，能夠依時參加晨操的就很少了。

這情形很不好，熱心的人看了搔首無計。先是叫宿舍裏的工人在走道上不停的搖鈴，希望擾亂得要睡覺的人睡不着，也許就起身來出操了；但結果這個工作依然沒有效力，於是便有些熱心的人發起了「催起團」的組織。

「催起團」的職務便是在催促睡覺的人起身來出操。他們工作，在六點半的時候就叫工人搖鈴，一直到出操的時間都沒有止。過了約莫有一刻鐘，有些房子裏還沒有動靜，便逐門挨戶的敲門；大聲的嚷着：「起來！大家起來！」再過了一會還不起來，那就不客氣的開門進去，到床前去大喊其「起來」，或者是拿着鈴到耳朵邊

，如果不是牆兩邊掛着校長陳嘉庚和陳敬賢的像，真疑已置身在X×堂的妓館裏「開天管」，或坐在酒樓裏了。

最後是我們的大學校長，用英文致歡迎詞了；後面站着同學「噓噓」地鬧着，訓育委員長連忙向大家搖手叫大家靜點，但大家對這種高等華人的禮節就不懂得，「噓」得更厲害；害得校長面紅耳赤不歡而下。繼着都用英文說了些恭維的話是幾位名流之類，大家除了覺得滑稽而外，對這種醜形怪狀是深深不滿的；幸而廈大素以「冷血動物」見稱，當時曾有人想質問校長神聖的學府重地，微敢披擲酒席，成了什麼體統；更有人想用塗鴉油對付，但終於平靜無事，讓十四桌的高貴賓客坐上汽車，到廈門的舞場裏去觀光了。

這裏，我們是深深領教了學府之所謂學府；紳士們和高等名流的原形了。

菲律賓廈門參觀團一行共三十四人，據說此行目的，是在菲律賓獨立後，對中國邦交表示親善的第一聲；他們不惜化了幾千塊錢，特地跑來廈門觀光，事前廈門的各界（這裏的各界自然是祇有高等華人，名流，和資本家之類。）還籌備了招待團，活像李迎親爺似的。所謂閩南學府的廈門大學，更不惜把個莊嚴神聖的大禮堂，公然在掛着黨國旗和總理遺像下，開這麼一個狎養下流，無聊的歡迎會；我們真想不到堂堂學府竟今淪落至此。

菲律賓參觀團此次來廈門，事實上祇是來看風光，玩山水而已，對於他們本身可說沒有一點意義，對我們更談不上什麼價值。單單他們在廈門逗留了祇六七天，耗費就有五六千元

去搖。這種情形是很可笑的；但不起身的人索性給他們個「不理」，他們終究也沒辦法。有的不願意早起的，睡覺的時候就把房門反鎖去，他們就只好在房門外聽着，喊着，無法到耳朵邊去加以騷擾了。

這「催起團」曾經一個時間工作很緊張過，但大家後來覺得人們不自重終究是無法，每天喊得嗓子嘶了他們偏自反鎖着門睡覺不理，這有什麼法子呢？於是不久「催起團」便無形消滅了；隨着晨操也就無形停止。

第十五節 音樂系國難遭難

正當國難緊張的時候，一般學生的情緒是太過於悲憤了，便不免要發生越軌的舉動。以燕大來說，依照定例每星期要在校裏映一次電影，可是因了國難便停止了；宿舍裏，聽不到唱留聲機和奏樂，因為大家是把這個認做不正當的。在「愛國週」停課一星期的時候，圖書館沒有人敢去，因為在裏面發現了一個炸炮，這是特為警告被目為書呆子的。西門外的公子哥兒常常惠臨的茶館，也受到了同樣的恐嚇。當時的空氣，著實十分緊張。

於是便發生了空前未有的不幸事情，愛國心太熱的學生們的行動終於不能依照常軌了。先是他們對於音樂系已經是感到異常的不滿，因為他們認為音樂根本上就無補於大多數人的生活，只有資本家才用得着牠；尤其是在垂亡的中國，音樂的這東西簡直就毫無有用處，何況，現在是在國難嚴重的時間，還唱什麼歌！有什麼可樂！於是，音樂系就遭難了。

起初，不過是言論的不滿；繼而，便從事實際的恐嚇。原因是該系正在練習一齣英文的名歌曲，準備一年一度的在耶蘇誕日公奏的；唱的人在百人左右，歌聲遠播空中。這時候，便有人向他們唱歌的樓上拋石，把玻璃窗打破了；但幸未傷人。歌聲隨着這恐怖的事件停止，當他們過了一會再唱起歌來的時候，眼睛不暇看着歌詞却理視着窗戶，而且聲音也帶點震顫了！

；這一筆款子，用在遊舞場，包旅館和酒席上，不過是使廈門的資產階級名流們，在吃飽了酒肉，睡膩了姨太太之餘，多個異地的客人來作陪，一同享樂而已！他們並不曾對這個南中國大商埠之一的廈門有什麼考察或研究，或進而談到關於中非商業的關係；僅僅這點，歡迎已經是夠沒意義了。但是廈門的名流，却會異想天開，借起學府禮堂，叫歌妓來給他們欣賞。這種醜態，揭露了中國資產階級的無恥，和所謂大學的「神聖」，我們除了啼笑皆非而外，還有什麼話好說！

廈門大學算來是閩南的最高學府，陳嘉庚前後化在這間大學裏已不下千萬，說起廈門來，誰敢否認牠不是間神聖的學術機關，但像這種怪現象，我們真深嘆大學的可憐又可笑了。廈大近年來的窘境倒的確是事實，前年才出過小冊子行常街化緣成的募捐，今年更有上京請願援助庚子賠款之行；因為年來不景氣的浪潮打翻了世界的繁榮，南洋的生意是一落千丈，陳嘉庚早已一敗塗地，經費自然來得支絀；但爲了「面子」的關係，裁員既不敢，乾薪又不得不發，一個教授平均發五個學生，浪費是不怕的，於是「狗急跳牆」，在風雨飄搖中，不得不露出可憐相，向有勢力或有錢的趨諛奉迎了；這是多麼卑鄙的事，但這卑鄙的勾當却終於顯形在這次歡迎非律濱參觀團中了。有人痛惜大學生的墮落，嘆息中國大學教育的失敗；然而造成這種事實的不是學生本身！

如果想找個解答的，那麼對於廈大這次的醜相，我們多少可以作爲一種參考了。

一九三四，六，十五。

學校當局爲了這任事對學生大加勸諭，結果音樂系還是唱他們的歌，以後也就沒有再向他們拋石的情事了。

第十六節 「愛國週」晨操軍操

那是前年的事了：學生團體陸續的到南京請願去，要求政府對日本的非法侵略加以武力的自衛抵抗。燕大的一部份的學生，在當時也到南京去了。

那時候停課一星期，除了到南京請願去的之外，留校的也應該有工作做才對；於是便有「愛國週」的舉行：特在這一週裏，規定了一個生活表，裏面有許多關於愛國救國的工作和功課，比較着日常的上課還要麻煩。凡留校的學生，都要依照這個表做，不則，就以曠課論，還另外要加以處罰。

在這「愛國週」裏，天天要晨操。晨操是以宿舍爲單位，計有五個樓（男生宿舍）和四個院（女生宿舍）。每天由各樓院各自集隊，然後就到西操場上集合，舉行升旗禮，唱升旗歌；然就到南操場上，男女分開，舉行柔輦運動。

這是含有競賽性質的，據統計，男生常輸。每天總是嬌嫩的她們先到操場來，那「一二三——四」的整齊腳步的呼聲遠遠的送到男生宿舍來，這時候有的男生還甜睡未醒呢！就以出操的水進來比較，女院又多比男樓來得高。即以運動來說，她們都能夠注意着女指導員跟着做；男生方面，却有的忽略了面前的男指導員，倒回過頭去望着她們的動作發笑；這一點不專一也是應該輸給女生！

晨操之外，還有軍操；那是自己挑選的。一個向後轉費了很多的時間還學不會，把木頭槍放在右肩上兩肩當即失了平衡，錯了脚步踏脫前面那人的鞋子，職着喊成四行單數的人就急忙往前邁進一步，……種種的怪狀，真是不一而足。

全校都是精疲的少爺兵。

因爲先前學校當局對於軍事訓練過於嬌虎了些，而一班公子少爺們本身有誰樂意練了學

加

費到學校來吃這些苦頭，所以，在學校當局知道了全市受軍事訓練的學生概須於本月八九兩日在龍華舉行總檢閱及會操的消息後，立刻出了張佈告，大意謂：全市軍訓總檢閱及會操舉

照例在每學期結束的前一個禮拜，校中印好了好多的同學通信錄分給每位同學。自然在這簿簿六七頁的一本同學通信錄中，全校的教職員和男女同學們的貴姓大名全在其中了。再者，還有學號（即某人幾千幾百幾十幾號，一籍貫、年齡和通信處。

正惟其如此，在同學錄發出的那一個晚上，我們男同學宿舍內便有人當着教授批分數，從第一頁丁字起到着末一頁性體的為止，凡是女同學們都打上一個 Mark，甚至再有幾位芳名之下像國文先生般加上一二句批頭，經此一番工作之後，不知道的人打開一看，真洋洋大觀，妙語天下，書中自有顏如玉，儘可按圖索驥，不消暗中摸索了。

做這打分數的同學也很公平，並且也決不是個人的意見，至少有三個人以上，坐在床沿上經過長時間的討論，然後鄭重打下，絕不相製濫造的。甚至自己一向認為某小姐是天下絕色，在這時候也祇好犧牲一切，讓大公公認的另居上風，這種人將來做了大人物，中國一定得救，其犧牲精神未有甚於此哉。因為最多不過唇槍舌戰，從沒有真刀真槍戰場相見，雖則一時爲了自己心裏氣不過而和別人鬥氣，但不一會也就重歸於好的。

蜜絲許大家送她一個七十五分，謝君的內心的快樂真不可言狀，雖則八十分的也有，但始終是四五十分的頂多，甚至連補考資格都沒有，吃一個二十幾分，也不希奇，雖則蜜絲許並不是皇后校花，可是給她自己知道之後，亦當雀躍三百哩。

這裏是我們一部份男同學們 Romance 中的一頁，女同學方面沒有這種做教授打分數的工作，諒我不知道而擱筆了。

行在即，本校爲加緊操練起見，特停課二天。最後，並向學生作警告，謂：如一次不到者，本期各科概作零分計算。同時，教官也貼了張佈告：勸學員準時到場，耐性操練，以期爲校爭光云。

停課加緊操練的第一日：朝陽照着大地，晨鐘正打七下，往常，這時正是公子少爺們做着甜夢的時候，但是，今天意外，從營處役的公子少爺們早已忍痛離了軟綿綿的被窩而套上了軍裝齊集在操場上了。當然，很明顯的，這決不是教官貼的佈告的靈效，而是學校當局佈告上「如一次不到者，本期各科概作零分計算」的神驗。

教官開始喊着稍息，立整，報數等的口號，見全體動作雖不能整齊一致，然大致尚屬不差，便欣慰的着手編隊；費去了許許多多時間，總算編成了隊伍，於是，使隊伍排成了 U 字形，教官便向學員作極懇切的訓話：「諸位，精神很好，使我非常欣慰！……」

最後，深望諸位同學本着現有精神，在這二天

第一日 訓練

中認真操練，雖不在學校當局熱烈的期望也。一訓練，時針已指九點十分。每個少爺兵都顯着不耐煩色，一個個接二連三地向教官報告：「小便」「頭昏」「肚痛」，一個個接二連三的跳躍着奔回房內，各相向露着幽默的會意的微笑。直到十時一刻剛散了隊伍。

吃過午飯，二點鐘辰光，軍號又在「大」的吹着集合號。少爺兵一個個從牀上起來，腿都是軟軟的，心頭彷彿着一零分一一受着「二」大問題。

這時：校醫室中擠滿了人，頗有門庭若市的樣子。校醫今天大忙特忙；求診的都嚷着有病要醫生出證明書，沒法，祇得拖着時光地慢慢寫着，後來時間到了，便溜之大吉，結果：大牛人沒有得到證明書。

得到證明書在牀上裝假病，沒得到的祇好忍痛的到操場上去曬太陽。

分班教練：隊形變換，衝鋒，和立整，稍息，向右轉，向左轉一直操到五點鐘。每個身上流着臭汗，口裏哼着「倒籌」！跟隨地跨進房門，便倒在牀上。

請飲 金生牌 美國鮮橘水

美國鮮橘水 出品廠大鮮國美 號六三二路州蘇北海上所行發總

金生牌 請飲

美國鮮橘水

有益衛生 補血 健胃 助消化

價廉物美 貨真價實

林語堂先生台核

章克標抄呈

十日談編者足下

奉上拙稿數紙，請為刊登貴誌，雖曾有人希望一言論機關不要成爲私人發洩意氣之地，但想做對於某一個人的非難，總不外乎意氣的念頭，也太推已及人了。倘使此種非難是超於意氣之上的，也得因非難者是某人而非成爲意氣不可嗎？況且意氣有什麼關係，只要非難的地方，的確是該受非難的。那麼我的這一封給林語堂的公開信非刊出十日談上不可了，因爲語堂是始終鄙夷十日談的，在這裏給他的教訓，他可以借了始終鄙夷之故而說之不理，於是我的曲意顧全他，給他一個安全的退避之地，也可以在無意中成功。這樣之後，語堂的小品文，仍可大賣其野人頭，人間世銷路即使突跌到一本，書店老闆也不好同我來辦交涉，當然刊出不得請你裁定的，但請你不要以爲文中有過火之處而改竄，一切責任由我自負。

章克標上，六月廿一日。

語堂先生足下：

我將真的開始罵你，先在這一封信，以踐往日之宿諾，以銷你以前預記之賬。雖則你現在鬚髯在四面楚歌之中，將有人說我是打落水狗，不過我同你這筆賬原非一結不可，趁這個廢歷端午的節上，結賬的例日，我將向你開陳一番，痛罵一頓。將來你如何回答，如何清賬，也只好悉聽尊裁，我現在非照我的意思這樣辦不可了，這也是我允許你的。你以爲我會化名罵你，其實罵你何必化名？但你既希望我罵，我也當仁不讓了，我不客氣了，老老實實，我開始罵。語堂足下，請仔細聽，克標罵人的口調是這樣的，那麼他日化名之後，你也可以聽得出

，而不致再胡亂猜詳了。

四月三十日我寄自由談編輯一信，雖曾於五月三日出，

今再抄錄如次：

烈文兄：讀今日自由談林語堂先生一信，法無極點，因密駁言。語堂目標所指，完全在我，現已揭開黑幕，諒無所避，不能不辯。前在滬會開傳言，語堂策劃對我下總攻擊，但自問未有開罪該人之處，不敢置信，而今竟成事實，令人莫解究竟。我來陝石看燈已四五日，連天雷雨，延未舉行，昨始放晴，與會稍佳，乃於數百里外，被拉入是非旋渦，殊出意外。語堂謂我於人百十日談矛盾月刊中華日報及自由談化名系統地攻擊人間世，不知有何證據？矛盾月刊上論小品隨筆之類一文是我作，而其他各文便非我作不可之理由何在？語堂如無強有力之真憑實據以證明其他各文確爲我所作者，應不能逃避其有虛構捏造誣毀害之惡意。語堂何以生此惡毒之心，我現不能明瞭，待看完花燈後，當返滬推究其故，闡明其真意之所在，以表白於天下，語堂如能自省，人性發現，天良激動，必能翻其惡意傾害之毒念，則應有知過必改之勇，痛自懺悔，向公眾道歉可耳。信請照登，因欲兼示語堂，予以自新之路也，草草不盡。章克標上，四月三十日在陝石。

到現在已一個半月，語堂仍不曾有道歉的表示，足見他無悔過之勇，那麼也是可以罵的人了，說話不負責任，還不該罵的嗎！

○我最不能忍受的

我從陝石看燈回上海後，有人傳說語堂對此信表示接受，但仍主張有七篇罵他的文責應由我負。我明白這是他的遁詞，因他已經說明各個刊物的名稱，而此等刊物上之各篇，明明非我所作也。對於不肯認賬一事，我也知道不可勉強，一個人的勇氣，要靠天生，又要加修養，知過必改的勇氣，很難期望於凡庸之人的，我不能希望語堂更好一點。而且我想我在矛盾月

刊發表的一文，他一定沒有看過，因為該文中一毫也不會指摘語堂，更無論人間世。根本當時人間世尙未刊行，我不過見了那張發刊意見書而預先予以若干注意罷了。那爲什麼語堂會想到我在系統地織組地攻擊他呢？我有什麼必要而必須罵他呢？誰想得出這個理由來？除非會白晝見鬼的人。也許另外有所不知道的奧妙：有人說，語堂說有某畫人謂章某大攻擊他，到處投稿，且有稿投到時代畫報罵語堂而被該畫人加以沒收云云。認爲這是語堂說我系統地攻擊他一說之來源，我不大相信。倘使果是如此，語堂將成爲一個愚不可及的蠢才，被別人統制被別人利用而一點也無自知之明，這還能是幽默大師嗎？語堂是絕頂聰敏人，豈有並此等謬言而不能察知之理。時代畫報是何等刊物，豈能適合發表罵人文章，而且那時的時代畫報與我輩是怎樣一種關係，豈有不知之理。我相信這一說是無根的，語堂也許信口開河，也許推諉責任，隨便說說，我們不能相信。

我一向不大替各方面亂寫稿子，並且以爲在各個刊物上亂發表文章的，不是一種好現象，除真個推却不過了，才應酬一篇，並不是自居名貴，的確有不願與若干人爲伍的潔癖，我最嫌惡到處亂投稿件，而語堂乃以此誣我，是我最不能忍受的。凡我文章，非再三約不做，此乃見有許多編輯人以邀做文章爲應酬話之一，心甚惡之，故未見其確有誠意之前，決不嘗試。這當然因爲我前時生活上還不十分狼狽，可以不一定靠賣零星文稿之故，我不想以此自誇清高，但誣我以到處化名亂投稿件，實在使我感到最強烈的不快的。我對語堂倘使有什麼惡感，

一定是從這話引起的，誣說我別的事，我真能坦然置之，惟有一件事犯及了我的潔癖。語堂也許還不曾覺得，而以爲不過是一句平常的閒話，蠢哉！感受性如此其鈍。想不到聰敏絕頂的人，有時却是如此不聰敏起來。

○我允許罵他

五月某日中午在麥賽爾蒂路的四川館子潔而精，同座有郭明、謝雲翼、潘光旦、全增嘏、謝文德、及郁達夫諸先生郁楓小姐。席上語堂發表其母豬之智慧，（與人問世五期刊載者，同其旨趣。）意甚自得。後又屢謂「克標，你罵我……」云云，似未解我那封信中的話，因當面言明，「以前未有罵過，將來也許要罵。」罵人自罵人，與交誼無關，有人說罵亦是廣告是義務宣傳，大可一笑置之。語堂說明在下期刊上（不知指論語抑指人間世）略有觸及我的地方。我也允許將來或替人間世作義務的廣告宣傳。後來話頭轉到李香君畫像方面去了，語堂又允許替人言寫文章了。這當然是閑話，但說話總是當話說的，語堂始終不會有什麼可以罵我的題目，我只見他有時向我射放的冷箭而已。當然他沒有什麼可罵，專一唱着無中生有的老調，不會得大衆的歡迎，以語堂之聰明，決不爲之。不過口說無憑的口頭宣傳，好像他極優爲之，於是克標如何陰險連婦人女子都知道了，可惜國民黨中宣部不要提拔人才，否則到是很好的一位。不過說話而到了捏造中傷誣陷的地步，這個人的性格也完了，我還有什麼道理可以和他講？

但是我始終不明白語堂所以要這樣狠毒的道理，我不理解

他有什麼必要而要陷誣我。我同他一向無冤無仇，也不曾有可以爭名奪利的地方，也沒利害正相對立的衝突，也不會因了什麼女人而必須爭風吃醋，也不到跳舞場裏去搶跳舞女，更不想爭買李香君的畫像。在我自以為我一個人的存在，於語堂生活之任何方面，不成爲障礙，不成爲阻梗，不成爲什麼可厭的魔物。而且我更不會向語堂借錢，或託他謀求職業（那時我可以登求職的啓事），或託他介紹晉謁名人，商談津貼，或向語堂借書求文，也不會對於語堂的事業或行爲加什麼干涉或意見，以致惹起憎恨。我真不明白所以招怨之故。一定語堂是恨我怨我憎我，然後來誣陷我的，否則他又何必？我總這樣想。於是我再仔細推求足以買他怨恨之處，我仔細自省。

○清算這筆陳賬

語堂與我的交涉，不得不講到論語的創刊，當時我們想辦一刊物，適逢語堂等也想辦一刊物，於是聯合起來同辦，決定有文有圖，獨創一格而以帶幽默風趣爲主。最後一次的預備會仍在洵美家中舉行，除語堂，增嘏，光旦，青崖，達夫，斯鳴外，尚有畫人光宇振宇文農等多人，大家決定辦一個刊物。

這刊物叫名論語，由我提出這一點，大概語堂應該懷恨的。不過我從未以替刊物取了一個名字而居功，普天之下也只知道林家的論語，那麼語堂似乎應德我而不該恨我的。

論語創刊，第一期的編排既全出我手，且在創刊當時，畫人與文人中間已起了意見，幾乎破裂，語堂且有激憤之編後語，雖被刪去，但棄置之封面上還有是印着一個尾巴的。此刊之

得免於死產，我仍有功，殊不應恨我。以後一直到十幾期，我差不多每期都有稿子，對於論語，也可以算是功臣一個。語堂仍不應恨我。不過別一方面也一定給語堂以若干不舒服，因爲趕走章衣萍，排除王禮錫，當時雖不是有計劃的，但曾是爲保持我們內部整潔之陣容而發言，支持青崖的提言，作有力的後盾。語堂的拉章衣萍，拉王禮錫，我們是莫測其高深的。不過我不信語堂會因這點小故而到今才作發。

論語自畫人不合作後，乃定大家拿出錢來自辦，共預備一千元，先收五百元試出六期，所以當時市上有論語只出六期即行停刊的謠言。先由時代印刷所承印，紙張一切均歸代辦，發行也歸時代代理。因之各人大家都認定了股子，而事實上始終沒有人拿錢出來過。這時語堂和洵美是大股東各占十分之二，其他有一股及半股等。出到第十期時，又議定條件，讓給邵洵美個人承受，編輯的支取編輯費却仍照舊，而稿子則支付稿費，以千字三元計算。這是和本來預定的不對了，本來主張至少五元，否則不付分文的，十期以前之稿，以自辦故，均不付稿費，計議將來有利益時再算作股分，編輯則每月津貼百元耳。後來因事情忙，語堂擬請其令兄來滬襄助一切，需薪八十元。乃再加八十元而爲百八十元。其後語堂之令兄不果來，但事務仍由語堂任之，故仍支百八十元。其後又添用校對一人加二十元爲二百元。其後語堂謂所寫短評算稿費甚麻煩，乃以月三十元了此賬，合爲二百三十元。又後來，則我脫出時代，不管此種事，故如何增加，已不可知矣。現在每月編輯費爲×元云。

畫人與語堂之意見，雖經洵美之調解，終不消除，其時語堂只得央一俄人作畫，又自洋報剪取，以裝點門面，計亦良苦。稍後方有六平嘉音靜生等投稿，但光宇則抱定宗旨，不爲論語作畫，直到論語與時代和他有直接利害關係時。這事的原原本本，此地可以不述，因爲並無何種關係，不過我對於洵美，關於論語的糾紛，要表示很大的不滿，雖則在這境地下還要責備他是太殘酷了。不過在語堂總沒有恨我之理，我也不恨他。

○我對他的不滿

對語堂的不滿，我是有的，但不很久，是在論語的將近刊到三十期左右時，又要增加開支，我很俏皮地說要增加編輯上的開支，還是增加稿費更合理。後來我會正式寫信提議增加稿費，因在論語歸洵美負責，暫付稿費三元之時，曾決定待銷行有增加，再加稿費的。（當初，決定千字五元，暫付不給，到了十一期起，則先以千字三元計算後，一直沒有更動，而銷路差不多增加一倍了。）其後因論語社的主權問題，又使我大不滿意，（以對洵美的態度爲主）歷次會議，不曾使我有大一次參加的機會，不過青崖的話，我是很同感的。論語當時每月約賺一千元，青崖謂此一千元用以養活平常人，可以維持數十人，今必欲贈給與論語毫不相干之他人，且爲供其浪費，依理實太欠通。不過後來那個交涉終於沒有辦好，現在還是在是非不明之中。究竟論語主權是否時代圖書公司所有，乃是很大的問題，非語堂一人所得私下解決的。但他會爲目前的利害關係之故，而和以前互相嫌惡的畫人勾結，來維持這個殘局真是的確他

志操很堅毅的哩。我還當是他的維持論語的苦心，而予以諒解，雖則內心上實是有非常的反感，以我此後不大爲論語寫稿子表示出來。

老實說，近來的語堂，的確愈鬧愈不成個樣子了，開口閉口都是性靈，可惜那只是明人的性靈，並不是他自己的性靈，寫出文章來每每老氣橫秋，風格蕩然。并且耽溺於朋人的性靈之故，忘了自己，倒退三四百年，頭腦既頑固化，思想亦變化石，却一味倚老賣老，臭不可當，真可嘆。這實在是他讀書害了他，說讀書人有時會被書讀了去，真不是假話。語堂太熱心於讀明人小品，致使他自己變成了明朝人而不自覺。好像西方該語中有掘木乃伊的人，自己變了木乃伊的話，語堂有之。

語堂不科學，不邏輯，反科學反邏輯的態度是很教人吃驚的。有人批評人間世，他以為就是罵林語堂，而且即是反對小品文，好像普天天下的小品文，都登在人間世上。好像天下做小品文的只有林語堂一人。至於說以前提倡了雜文，現在接連三反對小品文便不應該，真是白晝見鬼的話。提倡或反對，是對一種文章的內容與思想的，倘使是反動的退化的開倒車的向墳墓中鑽的，不論牠是雜文小品，誰都該加以碰擊，語堂的小品，能逃出這個疇範呢？許多人的圍攻人間世，是攻其態度內容，語堂豈有不知，乃故作糊塗，拉拉牽牽以自辯，的確是會難得糊塗的。不過語堂思想既然硬化，也許真個並此而未之知，則其滑稽戲，更屬令人好笑。看他的方巾氣研究，真是洋洋萬言，不知所云，當亦屬新八股之流亞，但是他自以爲最

反對新八股的。

其實語堂的文章，照作文教師說來，可以說通的本來很少，不但文法上疵謬時見，而且在論理上欠通的也很不少。即如他最得意的人間世發刊詞，便大有進文章病院的資格，簡直是一個百病叢生的重病人。但這是他私人的事，我們決不過問，一個人的私生活，應有他的自由，即使嗜癮飲癮，我們也不必去非難。所以對於語堂，我一向不加什麼批評。

○第二筆陳賬

當人言周刊創刊之初，語堂亦列名為編輯同人之一，也許是勉強的，但開始時他的確欣諾，而且在未刊之前他還介紹徐訐來主持編務，雖然這是被拒絕了，不過他的令兄來襄助，是由洵美欣諾的。後來問是否要請他令兄立時從福建來，因回答中有了一點猶豫，於是語堂公言不再為人言寫稿，並且邀同別人與他一致行動。他的用意何在，真令人不解。

人言的當初，本來也想由大家出資合辦，由語堂主編，自設發行所，因為論語的交涉，當時很不快人意，所以有此意。不過時機成熟之際，語堂又不願出資，但人言周刊社當時很窮，實聘請不起如語堂那樣的大編輯，所以想出那個委員會的辦法來，其中當然有借名招搖掛羊頭之意，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可是後來語堂竟在論語上突然刊載啓事，人言也就取消了這個編委會。大約因論語的談判已妥，語堂為權衡輕重計，不得不出此一舉耳。

後來就是人間世的創刊，這時我們不信那種風說，因語堂

有在學術上努力工作以報國家家養之意，這是正大的事，何必強人所難。所以傳說中的某某中委拿錢，振興良友，語堂加入云云，我們仍認定是小報上的謠言，因小報有造謠之慣技，不足憑信。事實終於揭發了，我看到了一張發刊人間世的緣起，覺得那種態度和傾向是反動的，向古墓中鑽的，我就寫了那一篇論小品隨筆之類的短文，適巧矛盾月刊索稿甚急，而我已於半年前許寄一文，故即以此篇付之。先是用筆名的，後來一想不妥，因為旁人專喜在這些地方生誤會，故連忙追信去改用真名，不道仍是如此給人誤會。

人間世一出版就為各方所不滿，嘲諷咒罵之聲四起，語堂說是章某一人在各方化名投稿之結果，可惜我沒有這許多鬧工夫。寄矛盾的一文，已悔其多事，時間總會給我們解決一切的，何必現在由我們來大驚小怪。我現在仍敢說人間世而不改變其旨趣與態度者，一定不能持久，現在因為大家在相幫宣傳，所以銷路還不十分可憐。一種刊物，倘使不是只給三二個好古有閒的人清玩的，總得有一點時代的氣息，和前進的意識。

語堂因為有了那個成見，於是每篇短文上總按上些冷箭暗器毒弩，可是這些無的之矢，傷不了人的。頂可笑的，他也捏造事實來證實他的文章，用小報的慣用手段來傷人家，將虛構的事件來作為論評的根據，其行爲已墮入無聊之人渣階級，我可以一笑置之，始終不同他聲明，直到他以為郭明謝雲翼給他的信是出於我手。我當時適不在滬，因恐娛會滋多，於是四月三十日之函。（已抄在篇首了。）攻擊語堂各文無一篇出自我

手，各刊物的編輯人是很明白的，大家在暗笑語堂之和風車大戰，他却一點也沒有自知之明。不過我這個推測是太看輕語堂了，我再仔細一想之後，明白語堂的要將一切責任推在我身上是有計劃的，有意圖的，我將在下面加以說明。我要抓住他的惡毒的良心。

○我揭開他的假面具

到這里為止，語堂沒有可以罪我的地方，是很明白的。我的不滿意他也不曾公開發表，不過心有耿耿耳。當然不會因此而他就恨起我來。我始終找不到可以受他怨恨之點，只得另行推究，我從那時的情勢來看，則語堂當時的確很狠，整容的一篇人間何世，罵得的確使他傷心的，有一點受致命傷的痛。這三四天中差不到處同時對他總攻擊的樣子，語堂確乎有點招架不住了。語堂在論以白眼看蒼蠅之輩一文中，還敢作答辯，而十天後的論周作人詩讀法，便得顧左右而言他了。也就是在那時，他肯定了有人化名投稿在系統地攻擊他，而這個「有人」後來經他間接指明是我。我有四月三十日的一封信，請他提出憑證來。他當然沒有憑證，因為話雖可以隨口亂說，而要捏造憑證却不容易，雖則他學會了人渣的技倆。

我明白了，語堂的出此，不過是他自己所說的避重就輕而已，他只要想做或製造成天下的輿論不過出於某一個人的化名所造成，則他心上就可安心了，妙哉。語堂惑於此種心理上之安慰，乃遂不惜賣友，以向無芥蒂怨憎之人，供其犧牲，只為要他自己心理上的安慰，就對別人枉加誣陷，可謂惡毒已極。

並且把這個原因推在某一人身之後，乃四出活動說，裝作確是因某人之故而受冤，而求諒解。可惜罵聲至今仍絡繹不絕，雖一時大家為被他瞞過，未後終必揭穿。那麼語堂實明知各文非我作，不過為自己的利害關係，避重就輕之故，而誣陷我輩耳。此種行為，真太小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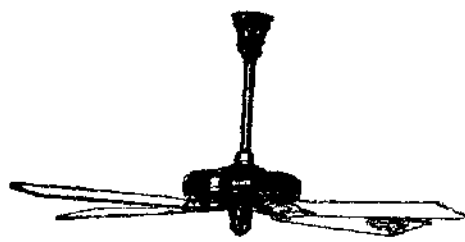
到了此地，我可以罵語堂了，語堂是會因利害關係而賣友的。還可以說語堂是惟利是圖的。如果人言遇刊社富裕一點，人間世恐怕不會出現於人世間了。我倘使要做照語堂的筆調說起來，那麼語堂不但是俗物，簡直是僮夫耳。語堂居愚園路旁，有海上寓公的風度，自然要錢來維持，我對語堂的惟利是圖，很能諒解；可是語堂還有面皮來自命清高，自命生活嚴肅。我們並不要求人家生活嚴肅和行為清高，但以這二者來自豪之輩，却是看不慣的，因為這些往往是此地無銀三十兩，隔壁阿二不曾偷之類也。近語堂發明眼不見為淨之哲學，我們不能被他的遮眼法瞞過。

語堂以生活的嚴肅自詡，不是一次，屢次自己吹，但他的生活果是嚴肅的嗎？固然語堂或者不酗酒，不賭錢，不嫖，甚而至於不奔走於權貴之門，不進跳舞場，不取非分之財。不過他不是任職於中央研究院嗎？中央研究院是一個什麼機關，語堂在學術上是在怎樣努力的呢？專心努力於學術的鑽究而還會有閒暇來編刊物、做書，乃至應酬各種刊物而作文？中央研究院縱使是有做學術界的養老院的使命，語堂的生活態度如果是嚴肅的，有一點潔身自好的潔癖，也該早早不拿這一筆乾薪了。

。這當然不能算是非分之財的，但要說生活嚴肅，未免使嚴肅二字要惶恐了。至於舞場裏攪蘇州女子，或坐隻把櫃子，乃至瞇了眼睛稱人爲現代的李香君，大概和嚴肅二字緣分也是很遠吧。奔走於權貴之門，自然要有點淵源，不過不是沒有希望的，我想語堂將來定會做大官。所謂生活嚴肅，原來如此而已。我不禁想起了論語四十二期封面上語堂親筆寫的字，所錄胡文忠致胡運筋周笠西王孝鳳書——「天下惟要臉者不招人愛，而不要臉者偏愛之矣。」吁嘻！此上，敬請台核。

編者按章君此賬單，頗多個人意氣之語，故本刊很樂爲之發表，因世上既多冠冕堂皇之人，則若干能有意氣者，也很可珍貴的，這也就顯示了我們的不同凡庸。鄙意文中許多不關緊要的罵人的稱呼，如俗物槍夫野狐癩龜之流，大可省去，因爲這不能增加文章的内容，反而顯出爲人的粗鄙野劣，不知章君以爲如何。至林語堂先生之自命生活嚴肅，反正不過是一種新聞政策，何必如此給人家過不去。況且章君的話也不對，聞林先生現在已辭去中央研究之職，因爲研究院全部將遷往南京，不便在京滬道上作要人之奔波之故。所以章君最後之非難，也成了無的放矢了。總之林先生是自有他的主張與見解的，章君的非難，完全由於個人的私見，很不妥貼，凡事應該從高處大所着眼，此種蝸牛角上之爭，還是免了吧，如何？一笑。受了人家詭誣的，時間自會替他洗刷，諺云，事路遠知馬力，日久見人心。請大家不必爭，時的意氣

最 有 盛 譽 國 貨 老 牌 華 生 風 扇



卅六寸四翼吊風扇

本外埠電料公司均有代售



扇風頭搖翼四寸十六

特點
風最大
電最省
品最良
最價廉
能久轉不熱
能保用十年

上海華生電器製造廠
製造廠—虹口周家嘴路
電話五二九四七
事務新—南京路日新里
電話九二六九六 九一七〇一

中國軍人療治院 眉陀

中國的軍人，大約可以分做兩種：一種是失敗了便出洋，一種是失敗了也不出洋，也不住租界；後者這種固執，不過表示冥頑不靈，所以沒有認錯自新和再能上進的希望，當然屬於前者的人是多數，誰都知道的。不但回來有再上舞台的機會，而且更能領有一筆出洋費，所以這療治院是為前者而設的，後的實已無可救藥了。

說到實例來了：當少帥打着高爾夫，舞探戈，無抵抗而失却東北的時候，於是出洋。夫法西斯蒂非為無抵抗者也。少帥乃走羅馬，訪穆沙里尼，此其自新也。於是返國便能任副司令，紅連又交。

最近，報載出洋的蔡庭鍇將軍，也到羅馬去，聞為研究法西斯蒂云。昔者，閩變時蔡

氏曾參加人民政府之組織，夫人民政府，危險的與赤化的也

，故一敗塗地，今與少帥如同出一轍，得無亦悔過自新乎？未知蔡將軍回國後，能否步着少帥的過程，再亦紅運耳！果爾，那麼「九一八」與「一二八」，曾抵抗與曾不抵抗，中一對主要人物，將殊途同歸矣！為他我預祝着和下面所說的一樣，皇天不負好心人。

一切聰明的失敗的軍人，領出洋經費吧！出洋走吧！向着羅馬走罷！在那里，危險赤化的，可以法西斯療治之，不服的反抵者，亦可以法西斯療治之，無抵抗的，亦可以法西斯療治之，……就算你做了彌天大罪，可以像在耶蘇之前懺悔一般，只要你肯向這里跑，回來總再可以指日高陞的！

羅馬，好一座中國失敗軍人的療治院。

學文月刊

第一卷 第二期 要目

從印象到評價	葉公超
蘇士比亞論金錢	梁實秋
魏晉風流與私家園林	吳世昌
李荊莉	徐芳
斷思	蓮生
哨子河的夜	白蘋
橋	履名
往日	陳夢家
憶	微音
我回來了	孫毓棠
初夏	何其芳
和諧	饒孟侃

每月一冊 每冊三角 全年大洋三元

北平嵩祝寺後身一號

學文月刊發行部

求徵種特

本刊的錯字之多，時常使人吃驚，這是無法自解的。但這也不能怪編者，編者今將苦衷披露，一定大家會原諒的。每月三次，每次五七萬字稿子，從選稿到編排校對，全出一人之手，每篇文稿要看到五六遍，實在有點頭痛，而且也沒有充分的時間來校對，所以錯字之多，是無法可想的。不過原諒了又什麼益處，錯字仍不會少下去的。我很想要一個同情的助手，能幫我校對乃至閱稿編排，關於編輯上之全部工作，具有理解與興味的，國文能有中學程度而常識豐富者即可，性別不問，但年齡不能太大，須在二十歲以下，讀者中間如有熱心的青年，喜歡做這工作，可以寫信給本刊編者。不過，不合的恕不覆，因為事實上恐怕沒有工夫可以作覆。

楊天南啓



父與子 史濟宏

做父母的總想生出了孩子
 經風一吹，立刻變得和他一樣
 大小，要上份媳婦，自己儘可
 以做公公婆婆了，總其是一班
 總做母親的女人們，感到自己
 做媳婦實在太冤，還是趕快把
 升年媳婦的日子快些過掉，跟
 着的是升年婆和再過升年過
 太婆的生活，但事實上大家都
 明知道升年媳婦升年婆，再過
 升年做太婆，是沒有這麼容易
 的。

生出了個孩子，第一便得
 把奶喂他，再要給他穿衣服，
 關些的還加油加醬些，而慢慢
 地又要教他，給他上學讀書
 ，從小學中學而至大學，不然
 讀幾年書後也得替他謀個位
 ，可以克己算家，這些的心血
 和費用怎得算一算，像我給爹
 媽養得又高又大，一個錢兒沒
 擡過，而一年三四百元的教育
 印日常用費印半個少不了，自

已想想也怎得令他老人家不嘆
 口氣。

想我引一段明老人家家常
 功課中所講的一段，很節略地
 寫下些：「從我二十歲大學畢
 業，二十一歲就職一百元錢一
 月——以前的一百元的使用遠
 少可抵現在的三四百元。二十
 多年來把積算一算，假定七年
 一倍，現在將不知多少了。而
 現在所積多的，祇你們四個買
 貨耳。」

自然，二十多年前的二百
 元起以至直掙到今日，再加七
 年一倍的利息，而豈知所多的
 祇我和我同二個妹子，並且支
 出的增加却復日盛一日。我也
 替他覺得做人家的父親太不上
 算了。但有什麼辦法呢？我
 大的不講，小妹子也十三四歲
 了。實給別人不要，自己留着
 又難以負担。

再講在做兒子方面想來，
 自幼受家中所教的，能

不胡亂費用，有錢朋友覺到你
 太做人家，替爺老頭兒積蓄豈
 省，女朋友看見也以爲你這個
 人太討厭，衣服穿得和洋車夫
 差不多，門房老爺或許比你挺
 括些。但在做爺的方面說一年
 我一個入已經要三百多近四百
 元錢。再得加上二個妹子同樣
 的穿衣穿，書讀，化妝品臉兒
 上擦，一個人要負担一家，叫
 誰情願呢？自己賺來自己用不
 好嗎？定要一家人全用得不暢
 快。

在我現在做兒子方面着想
 ，做爸爸這這犯不上，於是我
 將永遠地不做人家的爺。祇可
 情已經做了二十個年頭的人家
 的兒子。

投稿秘訣 思華

編輯先生：
 見到吸煙室裏人頭擠擠，
 話聲嘈雜，於是我也想快進來
 說二句。

投稿不取，我是時常遭受
 到的。每當一篇我以為是心血
 編輯先生以為是垃圾的稿件退
 回來時，心頭的情緒是甜是酸
 ，自己也分不出來。想買一本
 文壇登龍術來看看，可是沒有
 錢。投稿不取也是活該。

編輯先生，你可能告我一
 個投稿秘訣嗎？想先生一定振
 起面孔說：要知秘訣，得看文
 壇登龍術，沒有錢的不要多講
 ！

記者答：投稿其實並無秘
 訣，只要你稿子的確做得好，
 不但文字好，而且取材也好，
 那就無問題。倘使是此種好稿
 子而編輯先生不識貨，那自是
 他瞎眼之罪，投稿人可以無愧
 於天。至於看不上登龍術，那
 倒沒有關係的。

「輿論界的新權威」？ 阿言

編者先生：十日談的封皮上印
 着一行「輿論界的新權威」，
 大概是標明刊物的性質的，但
 在我看來，却很不妥當。現在
 十日談已經不談政治黨務，要
 在輿論界獲得「權威」，似乎
 是誇口；而且十日談歷史也已
 很長，不能算「新」。如果用
 做廣告，不很通用；更不足標
 明刊物的性質。照我的意思，
 最好改做「最合理想的大眾讀
 物」比較切合，不知尊意如何
 ？

記者答：尊見甚是，但舊時印
 好封皮尚多，一時不及改掉。

關於畫張

編輯先生：

十日談三十二期，我昨天
 收到了，但是今天下午偶而經
 過報攤，看見擺着一本也是三
 十二期的十日談，而裏面首頁
 却有一張畫報。奇怪也！爲
 什麼我昨天收到的那本上並無
 畫報呢？而編查目錄也沒有畫
 報的題目，爲什麼這報攤上的
 許多本子都有畫報了呢？

至於這張畫報的內容如何
 呢？實要太失望了！這幅畫報
 秀瑣的照片的好像什麼畫報
 上早已看見過幾次了，還不足
 爲罪，然而這照片是「不合時
 宜」，已爲顯赫的事實；何以
 向來很有精采的十日談這次竟
 落伍到如此地步？這一點要編
 者應負相當的責任是毫無疑義
 的。

此外，這照片上下又註了
 兩句英文的說明，更是奇特了
 ，十日談上是否應有英文說明
 ，姑不必討論。既有之，則當
 然是預備給不諳中文的讀者看
 的；但是，這種英文說明，不
 知是否出於編者之手，實要太
 不像英文了。除了可以說十日
 談已流於低級趣味，是卑俗的
 刊物而外，還有什麼話可說。

我是愛讀十日談的忠實同志，我希望十日談的編者不使愛讀者感受失望才是。

編者先生：
今日在報販處購得十日談第卅二期一冊，內有插畫一頁，非常滿意，以後最好每期都有一頁至二頁，庶免投機之誚也。惟英文說明則大可不必，一因看不懂中文的人，一定不會因這一頁插畫而購十日談，二、反之看得懂中文者又何必再讀英文說明，三、如貴社必欲註英文說明以資摩登，則必須請一英文通順的編輯，俾免卅二期中之不通，貽笑大方。惟若然則於貴社開支上，未免太大矣！此雖小節，尚希注意為荷，即請撰安 王雪根啓

德純雲根二位先生，敝刊多蒙關照，不勝感禱。前期刊秀瓊圖係熱心者所贈，為數有限，故有不能運贈之憾，而英字的誤譯，亦屬無法可想之事。至云圖已不合時宜，則尚未必。現下游泳季節，此游泳不能說不合時宜，而且尚有提倡康健美精神在內，故細想來，倘有可恕之遺憾在。並非編者卸責任，初意如此，想不致

防蛀的藥品，那恐怕蛙為便要。不吝氣了！第二，他們把換來的錢，作一切的買賣，獲得多量的金錢，這使他們的生活便因此而寬裕！總之，有了錢在手，便可活動，不過，在乎各個連用的手段的高明吧！我以爲這種辦法，的確能替我們一般的人，作那很可貴的協助！因爲求人不如求己！讀者們！倘若你們的環境是這樣的話，請依了上述的去實行，那便能得到無限的利息，不過這是供那小買賣等的辦法，至于長袖善舞而把被注此者，即可不必談了！

長生庫 徐系宇

當然的，當舖的開設，是爲了一班窮苦的人，在那艱難的時候，調劑金融做個臨時救濟的方法。

可是，我發見了這種玩意兒，事是這樣的。

他們把冬日的衣服和冬天的東西，或者一時用不着的，假使在夏天不用的，那便送他到當舖裏去，以及夏天的衣服等，在冬天也同意的送到當舖裏去。於是便可得到二種的利息，第一便是免了放置衣服等物的煩惱，並且在這種當舖值千金的都市內，不難又要費了很多的錢去放置他。倘有那衣服等物更煩人去運置，假使不放在太陽時常的晒和

政策不同？ 阿言

從我的故鄉最近寄來一份黨部辦的報，這份報對於國難嚴重時舉行大規模的提燈和賽會，表示異常憤慨，而且預料這是「亡國之兆」。當然，提燈和賽會是有理由的，那就是提倡新生活運動。

不過在相距故鄉不遠的某地報紙上，却看到該地黨部因爲民衆對於新生活運動「不甚了解」，所以發起大規模的提燈賽會，以資宣傳。這兩種新聞是相反的，雖然提倡新生活運動則一，而且

大腿年 阿言

最近各地的戲院盛行着歌舞，就是電影也產生了大宗歌舞片。這是無疑地，告訴我們今年女人的大腿分外值錢了。我又看見最近出版的大眾畫報，封面上就是一雙大腿。如果大眾果真是代表「大眾」的那麼今年自然是大腿年了。

何德明來信更正

編者先生：

一個朋友把最近的「十日談」給我看看，說是文壇畫虎錄中談到我另外幾個人，都是曾今可提拔出來的。這實與事實不符顯有毀謗人家名譽之嫌。茲特要求先生說我說話，并且希望在該欄中刊出，謝謝你。我和老曾是好朋友是事實，認識他將近三四年。在新時代月刊我發表的東西，大體都是無關緊要的，不是幾行詩，便是一二篇像小說又不像小說的東西，如果因爲常常在那刊物看見我的名字，就說我是由他所提拔，這簡直是醉醉頭太吃飽了的人的變話！記得我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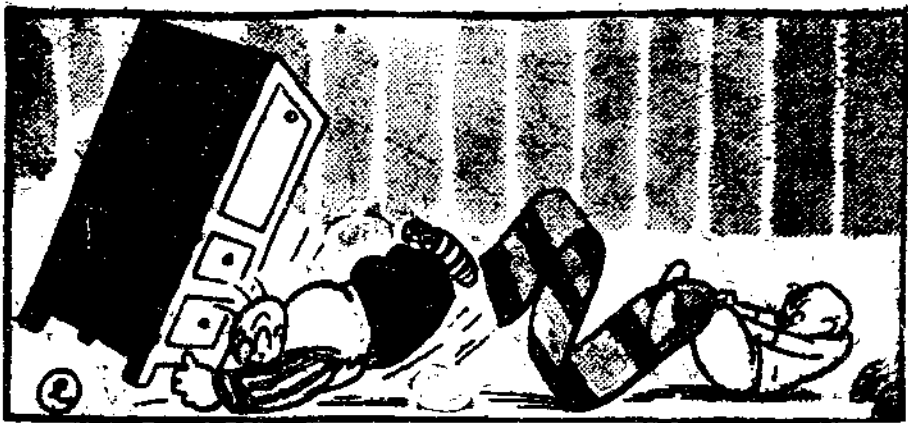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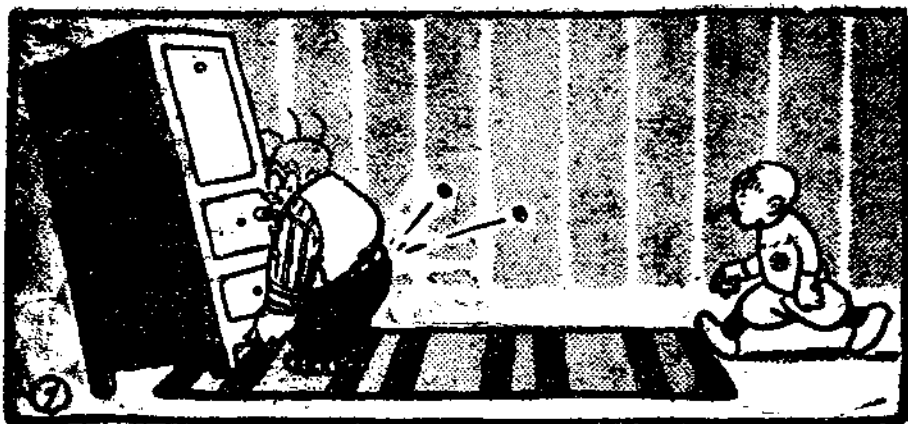
香君一象八十番

林昭堂博士有明人風度慕侯朝宗之爲人，故又崇拜李香君。近日購得香君側面象一幀，價八十番，聞極名貴非八千元不肯出售云。因林氏非南人，故有此說。聞桃花扇現存杭州某藏家處，林氏亦有遺像焉云。

安得生

腳踏實地

許多人做事都喜干過一律地說腳踏實地，其實腳踏實地談何容易，踏得太實了，也許反而出毛病。有圖為證。



編輯室

這幾天上海的熱度，為六十年來所未有，用黃狗伸長了舌頭喘氣來表示，是不夠的，而且也太陳腐了點，走在白熱的太陽底下，頭腦是昏沉沉的，眼睛要看不見物事的樣子而鼻中受到一種柏油的香味，腳底下的馬路，是從未有這樣軟和過。在農村里自然有另一種感覺，和都市絕然不同的，所以寫起文章來便不同了，只有不求實際的專用陳言的人，才會說干這一律的話。

本期稿子充足，簡直放不下去，所以添出了四頁，尙且把陸氏血案擠出了，真是無法可想之事，而且天氣如此之熱，工作益加難望完美，我們很想下一期少脫幾頁，以資調劑。且看下期稿子能否減輕些，因為來稿一多，勢必刊出不少，有了好的稿子而故意不刊，我們是不肯的。

平滬通車實現，第一次車於七月一日開行，中途發生炸彈事件，實為不祥。究竟通車一事，乃是政府為人民謀福利而設定的技術合作辦法，與滿州偽國並無關係，而且與日本官方亦少往來，不過是東方旅行社之事，乃至國際觀光局，中國旅行社的事罷了。那麼實在是很無謂的，不過政府到放胆把此種事件托到商人的手里，也算很奇怪的了。不知通郵將用怎樣的方式出之。

八月十日日本為三十七期為周年紀念號，將加增篇幅一倍，希各位同志寄稿助興。在這樣的風雨漂搖之中，我們度過一年也不算容易，而且現在的環境反是更加惡劣的樣子，希望能好好地發展，實是要我們用全副精力去對付的，我們幸有許多愛護者。